

善有德人，往至其所難，十三者正至其所，得宜適難，十四者正使得宜，適受聽問，訊說中正，難，十六者正使得中正，解智慧難，十七者正使得解智慧，能受深經種種難，是為十八事。

雜譬喻經

雜譬喻經卷上

No. 205

失譯人名附後漢錄

(一)菩薩度人，譬若巧乳母養子，有四事：一者洗浴使淨，二者乳哺令飽，三者臥寐安穩，四者抱持出入，恒使歡喜，以此四事，長養其子，令得成就，菩薩亦復如是，有四事育養眾生：一者以正法洗浴心垢，二者以經法飲食使飽，三者禪定三昧，隨時興立，四者以四恩饒益一切，恒令歡喜，以此四事，勸誨一切，長育眾生，使得至道。

(二)世間有二知識，常與人為因緣，令人得大罪，亦令人得大福，何謂二知識？一者惡知識，二者善知識，譬如賊師，造惡逆殺害君父，破亂天下，眾生被毒殃無不加，與之從事，令人得大罪，如釋迦文菩薩發意求道，救護眾生，四等四恩接護一切，三界五道靡不蒙度也，所謂善知識與之從事，令人得大福。

(三)昔南天竺有一國名私呵黎，處海渚之上，其城縱廣八萬餘里，時他國有一老母名阿龍，遭難荒亂，流離在此國，孤單無所歸依，乞囚生活，詣長者家，欲求寄附，時長者婦見之，問訊老母，老母具自陳說窮厄之意，長者愴然愍之，語老母言：「可住我家耳，當相資給，老

母喜曰：「吾無以上報，當以小小作使，所作眾務不敢憚勞也，便停止住，意有悲喜，昔日供侍眾僧，隨意所設，今日忽爾窮厄，施心不達，內自感傷，前禮道人，問訊必訖，不審僧朝中供未也。」道人答曰：「朝來入城乞食，了無所得，是以便還所解耳。」老母即念欲得飯眾僧，而自了無所有，白諸道人：「我今入城視之，若得供辦者，當還白之，若無者，亦當使知消息。」於是眾許可，各各解住樹下，於是老母還舍，啟長者婦，宜用數千錢，今我雖在此作使，願身自賣終身為婢，可立券要，長者婦問曰：「卿在此仰我衣食，欲復用錢，為持作何等？」老母白言：「私宜急用，不可得說，於是長者婦以錢與之，語言為持去用，若有時自可還我，以券何為？」老母得錢，詣其左右，先素知識者，具以情告之，以錢人人付，使為供六十家，須臾已辦齋，詣道人，本謂無實定至城，乃爾皆怪其精進，出於不意，而問老母居止何處，吾朝分衛無里不遍，何以都不相值見耶？」老母具自陳說本末，我是某國中人也，家先奉佛供養眾僧，值世荒亂，流離至此，室家蕩盡，一身孤獨，依附此國大長者家，給其使令，仰其衣食，空身寄命了無一錢，向見道人，悲喜交集，心有所懷，悲願不果，白夫人，以身自賣，求索少少欲飯眾僧，慈惠見愍，微誠得遂耳，道人歎曰：「真可謂盡信施矣，皆相謂曰：『吾等亦為五陰之身，行求分衛，今日之食，便為噉人肉也，宜各建意以報施功，眾人齊心立八惟務，禪精盈感，通即獲超定，神足威靈，振動境界，樹木曲躬，有

似跪拜，道人見證讚敘施主，國王驚肅，怪其所以，召諸群臣共議，原其感瑞，何緣致茲？臣下四出觀察其所由，見城門外道人聚集，施者濟濟，其共相慶賴，即入白王曰：「正是所為，速請呼來，臣下還宣王命，老母怖悸，懼有非禍，報答臣曰：『吾身繫屬長者婦，不得自由，臣還白此意。』」王曰：「并請命來，於是長者婦聞王勅命，即與老母詣王所，王問其意，老母具以本末白王言，王曰：「吾為國主，富有自在，然不知奉敬三尊，供養道士，如此老母致感若斯，王曰：「此母則吾師，迎着宮內，香湯洗浴，坐於師位，宮人嫖女，合二萬人，王身受戒，為優婆塞，老人嫖女，為優婆夷，國人一切普發道意。」

(四)昔道人於山中學道，山中多有蝮蛇，道人畏之，便依一樹下，高布床褥，坐禪念定，而但苦睡，不能自制，天人則於空中笑覺之，遂睡不解，天人因作方便，欲恐令不睡，極夜天人遍求之，不見，天人數數不止，道人乃更悲曰：「天人何以犯兩舌，都不見物，云何為言言毒蛇，天人語道人，何不自觀內毒蛇，身中有四蛇不除，如何更從外求之乎？」道人聞天人語，即自思惟，觀身歷藏，乃知四大為五陰六衰，所沈沒，無數劫來，至今未脫，即解四諦，苦空非身，天未曉，漏盡意解，六通具足，得羅漢。

(五)昔有阿育王，於境內立千二百塔寺，後得病大困，有一沙門往省王，王與相見，悲不能自勝，道人曰：「王前後所作功德，不可計數，當開大意，莫有恨也。」王言：「正使死至，不能有恨

也。所以悲者。前為千二百寺。各織作金縷幡。蓋千二百枚。欲自懸幡散華。於諸寺物始得辦。而得重疾。恐不卒本願。故自悲耳。道人語王。好叉手一心。令王悉見一界中塔。道人即現神足。應時千二百塔皆在王前。見大歡喜。病即時差。取金幡金華懸諸刹上。塔寺低仰。皆就王手。王得本願。身復病愈。即發大意。延二十五年。遂作功德。遠得不退轉。

(六)昔有阿育王。拜為政位。二十八萬里盡屬之。陸地龍閔叉等亦奉獻。臣使無不伏者。唯有一龍王。北界所止之。池廣三百餘里。得佛一分舍利。晝夜供養。獨不降首於阿育王。王即舉四種兵到其池上。龍不出應。龍有威神王亦不能得前。如是二往不能得。龍所以威神并者。福勝我故也。吾今當大作功德。供養三尊。以往取必得不疑也。於是建立塔寺。廣請眾僧。數數不息。欲自試功德。便作一金龍。作一王身。著稱兩頭。稱其輕重。作功德。並稱二像。龍重王輕。後復稱之。輕重平衡。復作功德。後王稱日重。龍稱日輕。王知功德日多。興兵往討。未至道半。龍王大小奉迎。首伏。所得佛一分舍利者。獻阿育王。阿育王復興塔寺。廣闡佛法。

(七)昔佛般泥洹去百年後。有阿育王。愛樂佛法。國中有一萬比丘。王恒供養之。諸九十六種外道。生嫉妬意。謀欲敗佛法。自共聚會。思惟方便。中有一人。善於幻化。便語眾人。吾欲作幻變惡鬼形索。沙門聞之。必散亡。當知其不如。必來歸吾等道矣。異道所奉神名摩夷。首羅。一頭四面八臂。諸鬼之最。是可畏

者。梵志即作是身。將諸醜鬼二百餘頭。洋洋行於國中。徐徐稍前。至王宮門。一國男女莫不怖懼。王出迎之。見大恐鬼。稽首問曰。不審大神何所勅欲。鬼語王言。吾欲噉人。王言。不可爾也。鬼曰。若王惜人民者。國中有無益王者。付我噉之。王言。無有也。鬼言。諸沙門等亦不田作。亦不軍征。不臣屬王。此則無益者。付吾噉之。王心不樂。事不得已。便遣使詣祇桓道。其消息。二万比丘中。有最下沙彌。年十三歲。名端正。白諸比丘。我當行應焉。即便聽許之。沙彌出外語維那曰。其有梵志墮祇桓中者。便共剃頭。無令得脫。便往其所語鬼神曰。知汝來欲噉吾等。吾等是僧中。最小。故來先相差次。其餘比丘安次當來。沙彌復言。吾且來未得食。卿等飯我。令得一飽。乃却噉我。鬼神與之時。從鬼梵志亦有二萬餘人。王作大厨。當與此等。沙彌便取二萬人食。具皆著口中。神足飛著祇桓。故未飽。復取二萬梵志吞之。亦以神足送著祇桓中。時作幻梵志走大怖懼。還復為人。稽首謝過。願作弟子。諸比丘盡剃諸梵志頭。為說經法。皆得羅漢。一國人民無不歡喜。得福得度。王思惟言。一小沙彌感動如是。況摩訶衍海。何所不有者。我便發無上正真道意。從是以來。佛法興盛于今不滅。

(八)昔有國王。喜食人肉。勅厨士曰。汝等夜行。密採人來。以供厨。以此為常。臣下後咸知之。即共斥逐。捐於界外。更求良賢。以為國王。於是噉人王。十三年後。身生兩翅。行噉人無復遠近。於山中向山樹神。請求祈福。當取國王

五百人。祠山樹神。使我得復還國。為王。於是便飛行取之。得四百九十九人之山谷。以石密口。時國王將諸後宮。詣浴池戲。始出宮門。逢一道人。說偈求乞。王即許之。還宮當賜金銀。時王入池。當欲澡洗。噉人王空中飛來。抱王而去。還於山中。國王見噉人王。不恐不怖。顏色如故。噉人王曰。吾本捕取五百人。當持祠天。已有四百九十九人。今復得卿一人。數已滿。殺以祠天。汝知是。何以不恐懼乎。國王對曰。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合會有離。對來分之。不敢愁也。且出宮時。道逢道士。為吾說偈。即許施物。今未得與。以是為恨耳。今王弘慈。寬恕。假數日中。布施訖還。不違要誓也。即聽令去。而告之曰。與汝七日期。若不還者。吾往取汝亦無難也。王即還宮。都中內外莫不歡喜。即開庫藏。布施遠近。拜太子為王。慰勞百姓。辭決而去。噉人王遙見其來。念曰。此得無異人乎。從死得生。而故來還。即問曰。身命世人所重愛者也。而卿捨命。所信世之難有。不審何守志趣。願說其意。即曰。吾之慈施至誠。信盟。當得阿惟三佛度十方。彼王曰。求佛之義。其事云何。便為廣說五戒十善。四等六度。心開坦然。從受五戒。為清信士。放四百九十九人。各各令還國。諸王追是後王。共至其國。感其信誓。蒙得濟命。各不肯還於本國。遂便住止此國。於此國王各為立第一舍。彫文刻鏤。光飾嚴整。法國王。飲食服御。與王無異。四方來人問言。何以有此。如王舍。遍一國中。眾人答曰。皆是諸王舍也。名遂遠布。從此以來。

宮 首 官 正 首 音 正

號言王舍城佛得道已自說本末立信王者我身是也。噉人王者殃。嶮摩是。還王舍說法。所度無量。皆是宿命作王時因緣人也。佛說是時。無不歡喜。得福得度不可訾計。

(九)昔雪山有白象王。身有六牙。生二萬象。象王有二夫人。一人年長。一人年少。每出遊戲時。夫人挾左右。時王出戲。道過一大樹。樹花茂好。欲取二夫人身上以為光飾。鼻絞樹而搖。道之。風吹樹花。獨落大夫人上。小夫人在下。風不得華。謂王為有偏意。內生毒心。後王池中。生一金色千葉蓮花。小象見之。取持上王。王得以與大夫人。使著頭上。小夫人遂益妬忿。念欲害王。雪山中多有道士。於是小夫人採取美果。每供養百辟支佛。以後山上臨一嶮處。而自誓願。持是前後施辟支佛。福報生於人。中有豪勢。自識宿命。害殺此象王。即便放身自投山下而死。神來生人間。為長者女。明慧遠識。端正無比。其女長大。國王聘為夫人。愛重之。夫人念言。今真得報宿怨矣。便以梘子黃面。委臥稱病。王入問之。答曰。夜夢見象頭有六牙。欲得其牙。持作釵耳。王若不。得此象牙者。病日篤矣。王素重之。不敢違意。即召國中諸射獵者。得數百人。而告之言。汝等山中。頗見有白象身有六牙者不。皆言未曾見也。王意不樂。使夫人呼獵者。共道此意。夫人言。此間近處。實無此象。汝眾中。誰有能耐苦大膽者乎。有一人長跪曰。我最可矣。於是夫人與萬兩金。與其鐵鉤斧鑿。及法衣一具。告之。汝徑詣雪山。中道當有大樹。左右有

麟身長數百丈。不可得近。斧鑿穿樹。從中過去。前行當見大水。有樹木臨水上。取鐵鉤。鉤上樹。尋枝進。而前度。至象所住。視其常可頓止處。當下作深坑。薄覆其上。在中伺象。來時以箭射之。即著袈裟。如沙門法。象奉三尊。終不害汝。獵者受教。即涉道去。七年七月七日。到象所止處。作坑入其中。須臾。象王還。獵者以毒箭射之。象被此箭。不從遠來。便以鼻撈其邊地。見坑中人。即問何人。其人大怖。懼自首言。我是應募人。象王即知是夫人所為。自截其牙。用與獵者。語人言。汝還去。諸象見汝。即當害卿。教却行去。群象必當尋迹。追汝。象王以威神將護。七日之中。得出部界。還至本國。以象牙與夫人。夫人得之。反覆視之。且喜且悔。未幾。吐血死。近釋迦。文佛在世時。天龍鬼神四輩弟子。大會說法。坐中有大比丘尼。遙瞻視佛。便大聲笑。須臾。復舉聲哭。眾坐中無不怪者。阿難問佛。云何。此比丘尼得阿羅漢。何因。且悲且喜。不能自勝。願聞其事。佛告阿難。爾時白象王者。我身是。夫人者。今瞿夷是。小夫人者。今比丘尼是。以得神通。識往昔事。所以悲者。不事心所喜。笑者。賊害善人。更從得道。眾會聞皆念曰。與世尊作惡。因緣猶尚得度。況有道德之因緣乎。一切眾會皆發無上正真道意。願及十方廣度一切。

(一〇)昔佛詣保國。受須竭請。其國近海。龍興雲雨。佛恐漂沒人民。受飲食。已引眾詣阿耨達池。佛會畢。眾坐已定。告舍利弗。不在會中。天帝念曰。佛左右常得神足智慧。益佛光輝。佛

知其所念。告目連。連。汝往呼舍利弗來。目連作禮而往。舍利弗補護法衣。目連曰。佛在阿耨達池。天大會。佛使我來相呼。願以時去。舍利弗言。須我衣竟。目連答曰。不時去者。吾當神足取卿及山石室。置右掌中。持詣佛所。舍利弗便解腰帶著地。語目連曰。汝能令帶離於地者。我身乃可舉。目連即舉之。地能為振動。帶不可舉。目連以神足還佛所。舍利弗先坐佛邊。目連乃知神足之力。不如智慧之力也。時坐中有一比丘。耳中有須曼花。眾坐皆疑。比丘之法離於花飾。而此比丘著花何謂。天帝即白佛言。不審比丘何以著花。佛告比丘。遣耳中花。比丘受教。即手挽去。其花續復如故。如是取去。其處故有。佛語比丘。以神足去之。即以三昧力作數千萬手。虛空中取耳中花。花故不盡。眾坐乃知。是道德因緣。非暫著花也。天帝白佛。願說本末。使眾會疑解。佛告天帝。昔惟衛佛時。從來九十一劫。時佛大會說法。有一醉客在會中。聽聞經歡喜。耳上著花。取散佛上。作禮而去。命終之後。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受福。不復更三惡道。欲知彼時人者。今此比丘是也。散一花福。至今得道。故未盡也。天帝白佛言。往日醉客不受戒。亦不行六波羅蜜。一散花福。乃九十一劫。于今不盡。何況多作者。佛告天帝。當知薩芸若。饒益一切如是。一切眾會聞說如是。大歡喜。普發無上正真道意。

(一一)昔佛始得道教。化天下。莫不承勳。唯舍衛國王。不時信解。佛之精舍。與王園觀。隔壁相近。皆臨江水。精舍中有沙彌。有三百餘人。

每給三尊使令。時維那使諸沙彌各持瓶於江上取水。諸沙彌至江岸。便脫袈裟作屋戲。時王波斯匿與夫人在樓觀上坐。遙見沙彌等共戲如是。即謂夫人。我之不信瞿曇。良以為是。瞿曇之等自稱清淨。無有陰蓋。彼今戲樂與我無異。那得言真。夫人答王。譬如海中龍蛇。摩訶衍法亦復如是。有得道者。有未得道者。不可一論也。夫人語未竟。諸沙彌等著衣服。各各取水。正往向精舍所在。以神足挑三百瓶。著虛空中。各各飛逐。皆入精舍。夫人便指大王所言。王意未盡者。今現神足何如也。王見大歡喜。即下觀。與群臣百官共詣佛所。稽首作禮。歸命悔過。佛為說法。王及夫人一切眾會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二)昔舍衛國梵志長者出城遊戲。展轉到祇桓邊。佛知其人有功德可度。佛即出坐一樹下。放大光明照祇桓界。樹木土石皆作金色。梵志見光問從者曰。此為何光乎。從者答曰。不知。長者曰。非是日光耶。從人言曰。日光者。此光寒涼和調。非日光矣。長者復問曰。得無火光乎。從人曰。非火光。火者動搖不定。此光澤然。不像火光也。從人思惟知之。語長者曰。此是沙門瞿曇道德之光。長者即曰。勿說此。吾不喜瞿曇。速迴車還。佛便作變化。三面皆自然有大潤。所向不得過。唯於佛前有道徑。從人白言。瞿曇邊有道過矣。事不得已。如前遙見如來。即以扇覆面。佛復以威神使內外徹。舉目故與佛相見。悟覺下車稽首作禮。佛與說法。便發無上正真道意。尋得不退轉。背

佛去者尚得道慧。何況信向者哉。

(三)昔波羅奈國有大力士八人。一人當六十象力。中有一人獨多權奇兵法。六十四變文武皆具。以是自恃無所畏難。佛觀其人必墮惡道中。往到其所欲度脫之。守門人白。瞿曇在外。來欲相見。力士聞之。語左右言。瞿曇所在。智豈能勝我。不如我也。語守門者發遣令去。不能見之。佛三詣門不見。佛於是化作年少力士來。拈技門人入白。力士問曰。得無是國中八人耶。門人答言。年少耳。未曾見也。力士出外相見。將詣戲場。輕其年少。便欲撲殺之。語年少曰。強來前當共手搏。二人俱前當欲合之間。佛以神足舉着空中。去地十餘丈。下向視地。但見火刃。都失貢高瞋恚之意。但恐畏死。遙於空中言。歸命下方力士。乞得全命。佛便著地。還見佛身。力士知是佛稽首作禮。我當知佛神足力如是。不敢憍慢。乃至於今也。願見原恕。以滅重殃。佛即受之。為說深法。便發無上正真道意。即得阿惟越致。佛之權道所度如是。

(四)昔羅閱祇國有婆羅門子。獨與母居。年少長大。自問其母。我父何所奉事。欲習其蹤。母語子言。汝父在時。一日三反入水自洗浴。子言。父作是。何所希望乎。母言。恒水遺垢可得神通矣。子曰。不然。母謂子。汝寧有異見乎。子言。若其然者。水北居民。日驅牛南渡。放日再洗浴。何不得道。且水中有魚鼈之屬。在水活。何以復不得道耶。母言。汝意云何。子言。唯有如來八解之池。三昧之水。浴此乃無為耳。因報母言。當詣佛所求沐神化。於是母子至佛所。佛為說法。子作

沙門得羅漢道。還為母說法。復得須陀洹道。雜譬喻經卷上

雜譬喻經卷下

失譯人名附後漢錄

(五)昔罽賓國中有一比丘廣訓門徒。數百餘人。中有得四禪者。得五通者。得須陀洹者。得阿羅漢者。時有安息人到罽賓國。見比丘教化如是。有信樂心為作弟子。未久之間。成五通。意結未解。莫現神足以自貢高也。便心恚師。謂師妬奇。自念曰。當還生地。現道德耳。即飛到本國。詣安息王殿前。現神足飛來。王為作禮。而問道。人是何國人。比丘言。我王國人。詣罽賓國學道。今所以還。欲福土地。報所生恩。王大歡喜。即長跪白。願道人自從今日。常住我宮中。受我供養。比丘即可之。王手自供養。或使夫人及姪女來。比丘便有欲意向青衣。諸臣下知之。以白於王。王逆呵之。王所以不信者。本見其飛來故也。未久之間。青衣腹大。法衣遣使令去。出宮。以是道人故不加楚毒。比丘出外行作劫人賊。無當前者。王不知是前比丘也。謂募雄士。使人生捕將來。定是前比丘。王問曰。汝前犯愆。謂為誤耳。云何復劫人乎。比丘叩頭曰。窮無復餘計故也。王曰。我本見汝神足飛來。故不忍加於汝毒。復赦汝。勿復犯我界中。解放令去。比丘念曰。如行客作求生

①與夫人 ②夫人 ③拈技 ④角倚 ⑤下 ⑥下發

道人即為各說本末。於是四居士各發一願。一人言願生天帝釋宮。一人欲生海中作龍。一人欲生金翅鳥中。一人欲生人王中作子。壽盡皆得往生。為四神王。同時有念欲八關齋。遍觀靜處。唯摩竭王後園寂寞。皆到園中。各坐樹下。慈心奉齋。行六思念。意一日一夜。明日事訖。乃相就語。摩竭王曰。卿等何人也。一人言我是天王。一人言我是龍王。一人言我是金翅鳥王。一人言我是人王。四人相本末已。皆大歡喜。天王便言。吾等俱齋。誰得福多者。人王言曰。吾之欲近在園外。音樂之響。乃徹聞此。能於中專心。吾福第一。天王曰。吾之天上七寶宮殿。玉女眾妓衣食自然。不復想念。遠來全齋。福應第一。金翅王言。吾之所好。唯食龍為美。甚於五樂。今共一處。無有惡念。大如毛髮。吾福第一。龍王曰。吾之等類。是金翅糧供也。常恐見食。畏怖藏竄。今在一處。分死全齋。吾福第一。摩竭王曰。吾有智臣名披陀類。吾當請之。使令決義。即召已到。具語其意。披陀類便取青黃白黑四種之繒。懸著空中。問於四王。四色在空。各自異不。四王曰。異色灼然矣。臣曰。繒影在地。為異無。答曰。不異也。臣言。今四種受形各異。譬如繒色質不同也。今之法齋志趣一味。譬如地影無若干也。今四尊王發大道意。精進慈齋。得佛之時。相亦一等。無若干像。四王歡喜。即得道眼。

語其夫曰。君弟小長。當燒君家所有之物。皆當分之。曼其未大。何不除遣。兄始不肯。數語不已。兄便隨之。將弟出城。詣深塚間。縛著栢樹。不忍手殺。欲使虎狼惡鬼害之。語弟曰。汝數犯我。使汝在此宿。昔思過。明日當相迎。便捨之去。須臾日暮。鷄鵲狐狸所在。嗚呼。弟大怖。無所歸告。即仰天歎息曰。三界之中。寧有慈仁。受自歸乎。今日困厄。懷怖無量。於是如來覩彼求救。正坐三昧。放大光明。名曰除冥。照塚間。即時大明。次放一光明。曰解縛。光至兒所。縛即緩。身不復痛。次放一光。名曰飽滿。一切兒見光明。即不復飢。於是如來尋光。詣彼。使手自解縛。而告之曰。欲何所趣乎。兒白言。願我作佛。脫一切厄。如佛今日。即發無上正真道意。佛為說法。若干正要。逮得不起法忍。白佛言。我兄雖有惡念。違孝害我。因此得見佛。斷生死苦。欲往報恩。佛言善哉。宜知是時。便以神足飛往兄家。兄婦見之。慚懼無顏。即語兄曰。雖用惡妻子之言。縛我著塚間。因緣是事。今日得道。皆兄恩也。為兄嫂說法。便得須陀洹。

二三昔外國有一松寺。中恒有眾僧百餘人。共於中止學。有一優婆夷。精進明經。去寺不遠。日飯一沙門。眾僧自相差次。從頭至竟。周而復始。其有往者。優婆夷輒從問經義。自隱學淺者。每不喜往。有一沙門摩訶盧。晚作沙門。一無所知。次應往食。行道遲遲。却不時至。優婆夷逢見之言。此長宿年老。行步庠序。謂是大智。慧益用歡喜。與作好食。畢施高座。欲令說法。道人上座。實無所知。自陳體中言。人愚無知。實苦。優婆夷聞是。便思惟之。愚無所知。則是十二因緣。本是生死不絕。致諸苦惱。是故言甚苦。思惟反覆。即得須陀洹道。便起開藏室。欲取氈布。施道人。道人便下座。捨去。還於精舍。優婆夷出。不知道人處。為所在。門中望。亦復不見。真謂為得道神足。飛去也。優婆夷便持白氈衣。詣精舍。求道人。道人恐追呼。入房閉戶。藏其師。以得六通。見有追者。謂有所犯。即定意觀。知優婆夷得須陀洹道。呼摩訶盧。令出受施。師為說本末。摩訶盧歡喜。亦得須陀洹道。

①入口(囀)舉宮(正) ②厄(囀)危(正)

便行索火，見人先問：汝家前後頗有死者未？答曰：言先祖以來皆死過去，所問之家辭皆如是。以經數十家不敢取火，便還佛所白言：世尊，遍行求火，無有不死家，是以空還。佛告老母：天地開闢以來，無生不終之者，生者求活亦復可憐。母何迷，索隨子死，意便解寤。識無常理，佛因為廣說法要。老母即得須陀洹道。塚間觀者無數千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二四)昔王舍城中人民多豐饒，九品異居，不相雜錯。別有一億里，有一億財者便入中，時有居士規欲居中，便行治生，苦身節用，廣諸方計。數十年中九十萬，數未滿一億，得病甚篤，自知不濟，有一子年七八歲，囑語其妻曰：吾子小，大付與財物，令廣治生，使足滿一億，必居其中。全吾生存之願矣。言竟終亡，喪送事畢，將子入示其寶物，父有遺教，須汝長大，具一十萬足，滿一億，居億里中。子報母言：何必須大，便可付我。早共居之，母即付之。於是童子以財物珍寶，供養二尊，施與貧乏者。半年之中，財物盡了，其母愁惱，怪子所作。童子未幾，身得重病，遂便喪亡。其母既失物子，又幼喪，憂愁憶之，中有最富者八十居，而無子姓。於是童子往生其家，為第一婦作子。滿十月生，端正聰明，自識宿命。母自抱乳，確不肯食，青衣抱養，亦復如是。兒前母聞生子如是，偶往看見，愛之，即抱嗚噉，開口求食。長者大喜，重雇其價，使養護子。長者便與夫人議曰：吾少子性，他人抱養，不肯飲食。此婦抱撮兒，輒歡喜。吾今欲往迎取，以為小妻，令養視吾子，為可爾不？夫人聽

之，便以禮娉迎來，別作屋宅，分財給與，無所乏短。兒便語母：為相識不？母大怖懼，而言不相識。兒白母言：我是母之前子，取母九十萬，分用布施。今共來作八十億主，不勞力而食福。為何如耶？母聞是言，且悲且喜。其兒長大，化一億里為摩訶衍道。故謂正便億千出之一。邑里能為室舍，安諸施以道。菩薩所入如是。

(二五)昔外國有人多種白鬣草，若過時不取，失色不好。至時大雇客，晨夜兼功，略不得息。主人以作人勤苦，大為作好肉羹，故飯時羹欲熟，香氣四聞。有一老鴉，當其上飛，爪獲羹，正墮著羹中。厨士見之，即欲斷取，即消散盡。厨人念曰：欲更作羹，時節已晚，欲持食人中，有不淨，計此少羹，不足敗味，可食人，但自當不噉耳。客皆來坐飯，斟羹，客作既厨且飢，食之，其羹，客呼厨士人，取好肉以噉之。厨士知不淨，恐失人意，強咽吞之，不以為味也。佛借以為喻，三界眾生，脫美色，慾莫覩不淨，展轉惑沈，猶於飢夫食美羹者。菩薩大士入生死教，現受色，具了不淨，不甘不樂。若厨士強食其肉，吞而咽之不味者矣。

(二六)昔者阿難入城分衛，時蠱道家女出行汲水，見阿難端正，有慾意向。還語母言：外有瞿曇弟子，為我致之。母便召所奉鬼，使惑阿難，不覺忽到其家。時蠱道母語阿難曰：今以女相施，不復得去也。阿難報：我不隨其語。蠱母作一火坑，謂阿難言：寧就火焚，寧就我女。阿難恐怖一心，佛即申手遙摩阿難頭。蠱道家鬼見佛手在空中，來威神無量，皆奔波走過。

撥蠱母著火坑中，身體焦爛。既且然得濟，阿難即時得還佛所。後時蠱道母還召鬼神而責數，汝等不能轉瞿曇弟子，使惑，何因推我著火坑中？鬼神答曰：吾昔與波旬合八十億眾，詣貝多羅樹，欲壞菩薩。菩薩以手指地，其手纖長，合鞞，掌內外握千輻輪，威神無量。八十億眾皆顛倒墮，不得復形。今復申來趣，吾等實恐怖，是以散走不當住也。我等鬼神自常儀，若行中人，不中便自害想，亦久知何所責。吾蠱道母乃知佛為尊，即三自歸，得須陀洹道。

(二七)昔者海邊有樹木，數十里中有獼猴五百餘頭，時海水上，有聚沫，高數十丈，像如雪山。隨潮而來，住於岸邊。諸獼猴見自相與語：吾等上，是山頭，東西遊戲，不亦樂乎？時一獼猴便上頭，徑下沒水底，眾獼猴見，怪久不出，謂沫山中快樂無極，是以不來。皆競踊跳入沫聚中，一時溺死。佛借以為喻：海者謂生死海也。沫山者五陰身也。獼猴者人識神也。不知五陰無所有，愛欲癡著，從是沒生死海，莫有出期。故維摩詰言：是身如聚沫，澡浴強忍。

(二八)昔長者須達七貧，後貧最劇，乃無一錢。後糞壤中得一木斗，其實梅檀，出市賣之，得米四斗。語婦曰：併炊一斗。吾當索菜茹還。時佛念曰：當度須達，令福更生。炊米方熟，舍利弗往，婦見歡喜。一斗米飯，悉投著鉢中，更炊一斗。方熟，日連復往，亦歡喜與之。復炊一斗。迦葉復往，亦復與之。適有一斗，尋復炊熟，如來自往，婦自念言：問日乏糧，莫有降者。今有是米，如來躬顧，得無罪畢，福將欲生者哉。一斗米飯盡。

施如來佛口呪願罪滅福生從今日始須達尋歸婦恐其悲便問曰如今佛來及舍利弗目連迦葉盡來求食家中所有米當與不耶答曰當與福田難遭若來求者是為值遇婦言向四斗米吾盡用矣夫大歡喜餘有飯汁公嫗共飲之須臾彷彿諸室珍寶食穀疋帛自然實滿如往時當富也須達踊躍知佛愍念更請佛及僧供養盡空佛為說法皆得道迹

(二九)昔有長者子新迎婦甚相愛敬夫語婦言卿入厨中取蒲桃酒來共飲之婦往開瓮自見身影在此瓮中謂更有女人大恚還語夫言汝自有婦藏著瓮中復迎我為夫自得入厨視之開瓮見己身影逆恚其婦謂藏男子二人更相忿恚各自呼實有一梵志與此長者子素情親厚遇與相見夫婦鬪問其所以復往視之亦見身影恚恨長者自有親厚藏瓮中而陽共鬪乎即便捨去復有一比丘尼長者所奉聞其所諍如是便往視瓮中有比丘尼亦恚捨去須臾有道人亦往視之知為是影耳喟然歎曰世人愚惑以空為實也呼婦共入視之道人曰吾當為汝出瓮中人取一大石打壞瓮酒盡了無所有二人意解知定身影各懷慚愧比丘為說諸要法言夫婦共得阿惟越致佛以為喻見影鬪者譬三界人不識五陰四大苦空身三毒生死不絕佛說是時無數千人皆得無身之決也

(三〇)佛在世時有大富家食口六人奴婢金銀珍寶不可稱數佛與阿難街里分衛過宿因緣家佛到其門父母兒子妻婦孫息踊躍

歡喜請佛入坐室中但毳毼布施食器皆以金銀琉璃阿難長跪白佛此人本有何功德自致大富佛語阿難此人上世時值飢餓之世家中貧窮草木枯旱唯詣水遍採取用係命作羹適熟外有道人分衛出見沙門父母便言以我分與之兒子孫息各自以分讓父母令食六人一時發意各一日食唯恨家貧無以上道人者緣此之福得生天上人中常得安隱豐饒財物以其發心同等故世世共作因緣今重相值父母兒子大小一時悉受五戒命終即生天上受福無量

(三一)昔者有三人各爾貧窮但行賣樵為業時四月八日眾比丘於寺中灌像佛釋迦文佛時亦在其中作維那三人過寺前聞今日灌像便入視之三人各共發意等持一錢著像前各祈心願一人言使我後世饒財寶莫復令值此貧命終得在大富家生唯有一子年過長大作佛弟子常生天上人中一人言使我知作師主治一切人病使我大得物命盡生耆域家曉知醫方治病莫不愈者亦復生天上人中恒大富樂一人言使我後世長壽莫令短命後生二十四天上壽六十劫佛言爾三人各有一願世世得福無量今此三人皆為我作弟子得阿羅漢道

(三二)世間人入海採寶有七難一者四面大風同時起吹船令顛倒二者船中欲壞而漏三者人欲墮水死乃得上岸四者一龍上岸欲噉之五者得平地三毒蛇逐欲噉六者地有熱沙行走其上爛人脚七者仰視不見日月常冥

不知東西甚大難也佛告諸弟子若曹亦有此七事一者四面大風起謂生老病死二者六情所受無限譬船漏三者墮水欲死謂為魔所得四者二龍上岸噉者謂日月食命五者平地三毒蛇者謂人身中三毒六者熱沙剝爛其脚謂地獄中火七者仰視不見日月者謂受罪之處窈窈冥冥無有出期佛語諸弟子當識是言莫與此會勤行六事可得解脫

舊雜譬喻經卷上

No. 206

吳天竺三藏康僧會譯

(一)昔無數世有一商人號曰薩薄時適他國賣齋貨所止近住佛弟子家佛弟子家時作大福安施高座眾僧說法講論罪福善惡由心身口所行及四諦非常苦空之法遠道賈人時來寄聽心解信樂便受五戒白優婆塞上座以法勸樂之言善男子護身口心十善具者戒有五神五戒有一十五神現世衛護令無枉橫後世自致無為大道賈人聞法重喜無量後還本國國中都無佛法便欲宣化恐無受者以所受法教化父母兄弟妻子及諸中外皆便奉法去賈人土千里有國民多豐樂寶物饒好二國否塞絕不復通百餘年中所以故斷絕無往來者賈人自念吾奉佛戒如經所道及有二十五神見助不疑聽彼鬼唯一人耳吾往伏之必獲也時有同賈五百餘人便

語眾人。吾有異力能降伏鬼。汝等能行詣彼者。不及有大利。眾人自共議。一國不通從來。久若得達者。所得不訾。便相可。適進道而去。來至中路。見鬼食處。人骸骨髮狼籍滿地。薩薄自念鬼神前後所可食人。今證驗現。我死職當恐此眾人。便語眾輩。汝等住此。吾欲獨進。得勝鬼者。當還相迎。不得來者。知為遇害。便各還退。勿復進也。於是獨前方行數里。逢見鬼來。正心念佛。志定不懼。鬼到問曰。卿是何人。答曰。吾是通道導師也。鬼大笑曰。汝聞我名不。而欲通道。薩薄曰。知汝在此。故來相求。當與卿鬪。若卿勝者。便可食我。若我得勝。通萬姓道。益天下利矣。鬼言。誰應先下手乎。賈人言。吾來相求。故應先下。鬼聽可之。以右手扠之。手入鬼腹。堅不可出。左手復打。亦入如是。兩脚及頭都入鬼中。不能復動。於是閱又即以頌而問曰。手足及與頭。五事雖絆羈。但當前就死。跳踉復何為。手足及與頭。五事雖被繫。執心如金剛。終不為汝擊。吾為神中王。作鬼多力。拮前後嗽汝輩。不可復稱數。今汝死在近。何為復調語。是身為無常。吾早欲棄離。魔今適我願。便持相布施。緣是得正覺。當成無上智。志妙摩訶薩。三界中希有。畢為度人師。得備將不久。願以身自歸。頭面禮稽首。於是閱又前受五戒。慈心眾生。即為作禮。退入深山。薩薄還呼眾人。前進彼土。於是二國並知五戒十善。降鬼通道。乃識佛法至真無量。皆共奉戒。延敬三尊。國致太平。後昇天得道。

乃五戒賢者。直信之恩力也。佛告諸比丘。時薩薄者。我身是。菩薩行尸。波羅蜜所度如是。
(二)過去無數劫。爾時有孔雀王。從五百婦孔雀相隨。經歷諸山。見青雀色大好。便捨五百婦。追青雀。青雀但食甘露好果。時國王夫人有疾。夜夢見孔雀王。寤則白王。王當重募求之。王命射師。有能得孔雀王來者。賜金百斤。婦以女女之。諸射師分布諸山。見孔雀從一青雀。便以蜜麩處處塗樹。孔雀日日為青雀取食。如是玩習。人便以蜜麩塗己身。孔雀便取蜜麩。人則得之。語人言。我以一山金相與。可捨我。人言。王與我金并婦。足可自畢已。便持白王。孔雀白大王。王重愛夫人。故相取。願乞水來。呪之。與夫人飲澡浴。若不差者。相殺不晚。王則與水令呪。授與夫人飲。病則除。宮中內外諸有百病。皆因此水。悉得除愈。國王人民來取水者。無央數。孔雀白大王。寧可木繫我足。自在往來湖水中。方呪令民遠近自恣取水。王言。大佳。則引木入湖水中。自極制方呪之。人民飲水。聾盲視聽跛偃皆伸。孔雀白大王。國中諸惡病。悉得除愈。人民供養我如天神。無異。終無去心。大王可解我足。使得飛往來入入湖水中。瞑止此梁上宿。王則令解之。如是數月。於梁上大笑。王問曰。汝何等笑。答曰。我笑天下有三癡。一曰我癡。二曰獵師癡。三曰王癡。我與五百婦相隨。捨追青雀。貪欲之意。為射獵者所得。是為我癡。射獵人我與一山金不取。言王當與己婦并金。是射獵者癡。王得神醫。王夫人太子國中人民。諸有病者。

悉得除愈。皆更端正。王既得神醫而不牢持。反縱放之。是為王癡。孔雀便飛去。佛告舍利弗。時孔雀王者。我身是也。時國王汝身是。時夫人者。今調達婦是。時獵師者。調達是也。
(三)昔有國王行射獵。於曠澤中大飢渴。疲極遙望。鬱然有屋樹木。即往趣之。中有一女人。王從求飲食。果實之輩。所求悉得。王請女人與相見。侍人白言。裸形無衣。王即解衣與之。有自然火燒衣。如是至三。王驚問女。何因如此。女人答言。前世為王妻。王飯沙門梵志。又欲上衣。我時言。但設飯則可不須與衣。故受此罪。若王相念。作衣與國中沙門道士。若曉佛經者。願女人得脫此勤苦。王受其言。還國作衣。求沙門道人。了不得。時國無曉佛經者。王憶念。問舍度父當知之。度父言。乃昔有人度無錢。以五戒經一卷相與讀之耳。王言。汝知佛經。則以衣與度父。使呪願。令佻形女人得福無量。解脫勤苦。女人則時有新衣著身。故在鬼道中。命盡當生第一天上也。
(四)昔海邊有國王行射獵。得一沙門持作使。沙門夜誦經作梵聲。王言。此伎大工。歌有客。輒伎歌。時有異國優婆塞。賈往到其國。王請之出沙門令歌。優婆塞聞說深經。內心踊躍。即去。國人以千萬往贖。至三千萬。王乃與之。賈人作禮曰。我以三千萬相贖。在所到道人。即彈指踊在空中。曰。卿自贖不贖我也。所以者何。往昔王為賣葱人。汝來於王買葱。不畢三錢。我時任卿。卿遂不還三錢。今此生子息。乃至三千萬。汝當還本三錢也。主則意解悔過。受五戒為。

優婆塞師曰。債無多少不可負。亦不任人也。

(五)佛在世。有小兒與兒媿共居。兒日日至佛所受經戒。兒媿諫不止。後取兒牽抱之。以杖捶之。言佛比丘僧當救汝。兒啼呼恐怖。自歸三尊。則得須陀洹道。乘佛威神。便與木抱縛。相隨俱飛去。出壁入壁。出地入地。自在所為。兒媿見之。惶怖叩頭悔過。兒便為兒媿說善惡之行。俱到佛所受戒。佛則為現宿命本末。兒媿歡喜。心開垢除。得須陀洹道。

(六)昔有羅漢與沙彌於山中行道。沙彌日日。至道家取飯。道經歷堤基上行。崎嶇危嶮。常躡地。覆飯泥土。沙彌取不污飯。著師鉢中。取污飯。澡洗食之。如是非一日。師曰。何因澡棄飯味。答曰。行乞去時晴。還雨。於堤基躡地。覆飯。師默然禪思之。知是龍媿沙彌。便起到堤上。持杖叩擲之。龍化作老翁。來頭面著地。沙門言。汝何因媿我沙彌乎。答曰。不敢媿實愛其容貌耳。龍言。何以日見其行。師曰。行乞飯。龍言。從今日為始。願日日於我室食。畢我壽命。沙門默然受請。還語沙彌。汝往乞止彼食。勿復持飯來。沙彌日日於彼食。後見師鉢中有兩三粒飯。香美非世間飯。問和上曰。於天上飯乎。師默不應。沙彌便伺師。知於何許。飯便入床下。持床足。和上坐禪定意。床相隨。俱飛到龍七寶殿上。龍及婦諸姪女。俱為沙門作禮。復為沙彌作禮。師乃覺呼出。正汝心勿動。此非常之像。何因污意。飯已即將還語之。彼雖有殿舍七寶。婦人姪女。故為畜生耳。汝為沙彌。雖未得道。必生忉利天上。勝彼

百倍。勿以污意。語沙彌言。此百味飯入口。即化成蝦蟆。意惡吐唾。逆反已。乃却飯不復入。二曰婦女。端正無比。欲為夫婦禮。化成兩蛇相交。三曰龍背。有逆鱗。沙石生其中。痛乃達心胸。龍有此三苦。汝何因欲之。沙彌不應。遂晝夜思想於彼。不食得病而死。魂神即生為龍。作子。威神致猛。其父命盡。得脫生人中。師曰。人未得道。不可令見。道及國王內也。

(七)昔有國王。夫人生一女。父母名為月女。端正無比。王與衣被珍寶。輒言自然也。至年十六。王患言。此是我與。汝何言自然。後有乞兒來丐。王言。此實汝夫。月女言。諾自然。便追去。乞人惶怖。不敢取女言。汝乞食常不飽。王與汝婦。何為讓。便俱出城。晝藏夜進。行到大國。國王時崩。無太子。夫婦於城外坐。出入行人問曰。何等人。汝何姓名。何國來。答曰。自然是十餘日。時大臣使梵志八人。於都城門。行人出入。以次相之。唯有此夫婦。應相耳。是時舉國群臣。共奉迎之。為王。王夫婦以正法治國。人民安寧。諸小王來朝。月女父王在中。飲食已去。月女特留父王。月女以七寶作魚。機關帳牽一魚。百二十魚。現推一魚戶。則開下。為父作禮。白父。今已得自然。曰。夫人行然。臣不及矣。師曰。月女與乞兒。宿命夫婦。俱田作。令婦取餉。夫遙見婦。與沙門相逢。於岸水邊止。從乞婦食。則分飯上道人。道人止飯。夫遙見兩人。不謂有惡。持杖往見。道人飛去。婦言。卿分自在。勿患。夫言。兩分者。我與共食也。師曰。夫有惡意。故墮貧家。作子。後見道人歡喜。

自悔責。故同受此福耳。

(八)昔佛從眾比丘。行逢三醉人。一人走入草中。逃。一人正坐博。頰言無狀犯戒。一人起舞。曰。我亦不飲佛酒漿。亦何畏乎。佛謂阿難。草中逃人。彌勒作佛時。當得應真度脫。正坐博。頰人。過千佛。當於最後。佛得應真度脫。起舞人。未央得度也。昔有沙門。晝夜誦經。有狗伏床下。一心聽經。不復念食。如是積年。命盡得人形。生舍衛國中。作女人。長大見沙門。分越便走。自持飯與。歡喜如是。後便追沙門去。作比丘尼。精進得應真道也。

(九)昔維衛佛在世時。國中諸大姓。各各一時。供佛及比丘眾。時有一大姓貧無以供佛者。白言。願比丘眾有欲得藥者。某悉當給之。時有一比丘。身體有疾。大姓以一甘果與之。食比丘得安隱除愈。大姓後壽盡生天上。勝諸天有五事。一者身無病。二者端正。三者命長。四者得財富。五者智慧。如是九十一劫中。上為天下生大姓家。不墮三惡道。乃至釋迦文佛時。為四姓家作子。名曰多寶。見佛歡喜。作沙門。精進得道。號為應真。夫施高行。沙門一踰波邪穢濁。一國人矣。昔有夫婦。俱持五戒。事沙門。有新學比丘。不知經。至其門乞。夫婦請道人前坐。作飯食已。畢。夫婦俱下地作禮。言。少小事道人。未曾聞經。願開解。蔽闇不及。比丘低頭無以答。曰。苦哉。苦哉。夫婦心意俱解。言。世間實苦。應時俱得道迹。比丘見兩人歡喜。亦得道迹也。師曰。宿命累世三人兄弟。願學道迹同行。故俱道證。

媿 同媿。媿 兄之妻。別作媿

(一〇)昔有國王出射獵，還過繞塔，為沙門作禮，群臣共笑之。王覺，知問群臣，有金在釜，釜沸中以手取，可得不？答曰：不可得。王言：汝冷水投中，可得。不？臣曰：不可得也。王言：我行王事射獵，所作如湯沸，燒香然燈繞塔，如持冷水投沸湯中，夫作王有善惡之行，何可但有惡無善乎？

(一一)昔有沙門行至他國，夜不得入城，於外草中坐，至夜閱叉鬼來持之，當噉汝。沙門言：相離遠，鬼言：何以為遠？沙門言：汝害我，我當生忉利天上，汝當入地獄中，是不為遠也。鬼則置辭，謝作禮而去。

(一二)昔有國王令人呼知識，知識言：謝王適穿地作坑，欲藏七寶。王聞大驚，令人復呼，知識曰：王今適下平地，平地已便往。王問：汝何癡，藏七寶以語人耶？知識言：屬饌具甘美，欲飯佛及比丘僧，是為穿地作坑，斟布羹飯，是為下寶坑中，掃地行澡水，屢經是為平地。白王：此寶五家不能辱也。王言：善哉善哉，汝不當早相告我，當早相告，我當數藏寶。王則開藏大布施，飯佛及比丘僧，佛為說清淨願，即發道意矣。

(一三)昔有四姓請佛飯，時有一人賣牛，墮大姓，留止飯，教持齋戒，止聽經，賓乃歸。婦言：我朝相待未飯，便強令夫飯，壞其齋意，雖爾，七生天上，七生世間。師曰：一日持齋，有六十萬歲糧，復有五福。一曰少病，二曰身安隱，三曰少婬意，四曰少睡臥，五曰得生天上，常識宿命所行也。

(一四)佛及比丘眾應請，有一沙門與一沙彌，後來道逢，姪女人牽沙門，沙門與之有欲欲

畢到飯家，佛呼沙彌，汝到須彌山下，取甘泉來。沙彌已得道，便挑鉢於前，叉手追，須臾得水來，還其師，慚愧，蹶踏悔過，自責，即得羅漢。此女人宿命對也。逢對畢，罪乃得道矣。昔阿育王日，飯千羅漢，後有來年少沙門，與千道人俱入宮，年少沙門坐已，上下視王宮殿，復視正夫人不休，王有恚意，飯已各自去。王留上座三人問：此年少從何來，姓名為何？師事何人？此非沙門，何因將入宮占相？正夫人眼不轉，休。答曰：此沙門從天竺來，師名某乙，姓某某，有慧明達經，故來以視坐起宮殿，復上視忉利天，適等無異，念王前世以把沙著佛鉢中，巍巍乃爾。今復日飯千羅漢，其福無量也。所以視正夫人者，萬六千人之上，端正無比。却後七日，壽盡當入地獄，世間無常用，是故視之耳。王惶怖，呼夫人自歸。道人道人意，王雖日飯吾等千人，千人不能釋解，夫人使請道人，道人還，王與夫人俱頭面著地，願歸命，令重罪得微輕。道人則為夫人說宿命，所可經見者，為現法要，應時歡喜，衣毛豎立，則得須陀洹也。夫人本五百世為道人姊，宿共誓，先得道，當相度。師曰：人無宿命，終不從解，亦不相見，語言終不入意，人各有本師也。

(一五)昔有四姓名伊利沙，富無央數，慳貪不肯好衣食，時有貧老公與相近居，日日飲食魚肉，自恣，賓客不絕。四姓自念：我財無數，反不如此老公，便殺一鷄，炊一升白米，著車上，到無人處，下車適欲飯，天帝釋化作犬來，上下

視之，請為狗言。汝若不能倒懸空中，我當與汝不。狗便倒懸空中，四姓意大恐，何圖有此。曰：汝眼脫著地，我當與汝不。狗兩眼則脫落地，四姓便徒去。天帝化作四姓身體，語言乘車來還，勅外人有詐稱四姓驅逐，捶之。四姓晚還，門人罵詈令去。天帝盡取財物，大布施。四姓亦不得歸，財物盡為之發狂。天帝化作一人問：汝何以愁？曰：我財物了盡。天帝言：夫有寶令人多憂，五家卒至無期，積財不食，不施死為餓鬼，恒乏衣食，若脫為人，常墮下賤。汝不覺無常，富且慳貪，不食欲，何望乎？天帝為說四諦苦空非身，四姓意解歡喜。天帝則去。四姓得歸，自悔前意，施給盡，心得道迹也。

(一六)昔有大姓家子端正，以金作女像，語父母有女如此者，乃當娶也。時他國有女人亦端正，亦以金作男像，白父母：有人如此，乃當嫁之耳。父母各聞有是，便遠娉，合此二人為夫婦。時國王舉鏡自照，謂群臣：天下人顏容，寧有如我不。答曰：臣聞彼國有男子端正無比，則遣使請之。使者至，以王告之。王欲見賢者，則嚴車進去，已自念：王以我明達，故來相呼，則還取書籍之要術，而見婦與客為姦，悵然懷感，為之結氣，顏色衰耗，惟怪更醜。臣見其如此，人行道，輒軻，顏色消瘦，便斷馬廐，以安措之。夜於廐中，見王正夫人出與馬下人通，心乃自悟。王夫人當如此，何況我婦乎？意解，顏色如故，則與王相見。王曰：何因止外三日？答曰：臣來相迎，我有所忘，道還歸取之，而見婦與客為姦，意忿為之慘怒，顏色衰變。住廐中三日，昨於

既見正夫人來，與養馬兒私通，夫人乃爾，何況餘乎？意解顏色復故。王言：我婦尚爾，何況凡女人，兩人俱便入山，除鬚髮作沙門，思惟女人不可與從事，精進不懈，得辟支佛道也。

(一七)昔有婦人生一女，端正無比，年三歲，國王取視，呼道人相，後中夫人不道人言，此女人有夫，王必後之，我當牢藏之，便呼鵠來，汝所處在何所？白王：我止大山，半有樹，人及畜獸，所不得歷，下有迴復水，船所不行。王言：以此女寄汝養，便撮持去。日日從王取飯與女，如是久後，上有一聚卒為水所漂去，有一樹正倚追水，下流有一男子，得抱持樹，墮迴水中，不得去，迴滿樹踊出，住倚山，男子得上鵠樹，與女通，女便藏之，鵠曰：舉女稱之，已更子身重，未者輕也。鵠覺女重，左右求得男子，舉棄之，往如事白王。王曰：道人，人工相人也。師曰：人有宿命，對非力所能制也。逢對則相可，諸畜生亦如是也。

(一八)昔有國王持婦女急，正夫人謂太子：我為汝母，生不見國中，欲一出，汝可白王，如是至三。太子白王：王則聽，太子自為御車，出群臣於道路，奉迎為拜，夫人出其手開帳，令人得見之。太子見女人而如是，便詐腹痛而還，夫人言：我無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母當如此，何況餘乎？夜便委國去入山中，遊觀時，道邊有樹，下有好泉水，太子上樹，逢見梵志，獨行來入水池，浴出飯食，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女人，與於屏處作家室，梵志遂得臥，女人則復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年少男子，復與共臥，已便吞壺，須臾梵志起，復內婦著壺中，吞之

已，作杖而去。太子歸國，白王，請道人及諸臣下，持作三人食，著一邊，梵志既至，言：我獨自耳。太子曰：道人當出，婦共食，道人不得止出。婦，太子謂婦，當出，男子共食，如是至三，不得止出。男子共食，已便去。王問太子：汝何因知之？答曰：我母欲觀國中，我為御車，母出手令人見之，我念女人能多欲，便詐腹痛，還入山，見是道人藏婦腹中，當有姦，如是女人姦不可絕，願大王赦宮中自在行來。王則勅後宮中，其欲行者從志也。師曰：天下不可信女人也。

(一九)昔有二人從師學道，俱去到他國，於道路見象迹，一人言：此母象懷雌子，象一目盲，象上有一婦人懷女兒，一人言：爾何知？曰：以意思知也。汝不信者，前到當見之。二人俱及象，悉如所言，至後象與人俱生，如是一自念，我與俱從師學，我獨不見要，後還白師，我二人俱行，此人見一象迹，別若干要，而我不解，願師重開講，我不偏頗也。師乃呼一人問：何因知此？答曰：是師所常道者也。我見象小便地，知是雌象，見其右足踐地深，知懷雌也。見道邊右面草不動，知右目盲，見象所止有小便，知是女人，見右足踏地深，知懷女。我以纖密意思，惟之耳。師曰：夫學當以意思，惟乙密乃達之也。夫簡略者不至，非師之過也。

(二〇)昔有婦人富有金銀，與男子交通，盡取金銀衣相，追俱去，到急水邊，男子言：汝持財物來，我先度之，當還迎汝。男子便走去，不還。婦人獨住在水邊，見狐捕取鷹，捨取魚，不得魚，復失鷹。婦謂狐：汝何癡甚，捕兩不得一。狐

言：我癡尚可，汝癡劇我也。

(二一)昔龍王女出遊，為牧牛者所縛，捶國王出行界，見女便解之，便使去。龍王問女：何因啼泣？女言：國王枉捶我。龍王曰：此王常仁慈，何橫捶人？龍王冥作一蛇，於床下聽王。王語夫人：我行見小女兒，為牧牛人所捶，我解使去。龍王明日：人現來與王相見，語王：王有大恩在我許，女昨行為人所捶，得王往解之，我是龍王也。在卿所欲得。王言：寶物自多，願曉百畜獸所語耳。龍王言：當齋七日，七日訖來語，慎勿令人知也。如是王與夫人共飯，見雌語，雄取飯，雄言：各自取雌言，我腹不便，王失笑。夫人言：王何因笑？王默然，後與夫人俱坐，見蛾緣壁相逢，諍共鬪墮地，王復失笑。夫人言：何等笑，如見至三，言：我不語汝。夫人言：王不相語者，我當自殺。王言：待我行還語汝。王便出行，龍王化作數百頭羊度水，有懷妊牝羊呼羝羊，汝還迎我。羝羊言：我極不能度，汝牝言：汝不度我，我自殺。汝不見國王當為婦死。羝羊言：此王癡為婦死耳。汝便死，謂我無牝羊也。王聞之，王念：我為一國王，不及羊智乎？王歸，夫人言：王不為說者，當自殺耳。王言：汝能自殺善，我宮中多有婦女，不用汝為。師曰：癡男子，坐婦欲殺身也。

(二二)昔有一國五穀成熟，人民安寧，無有疾病，晝夜伎樂無憂也。王問群臣：我聞天下有禍，何類？答曰：臣亦不見也。王便使一臣至隣國求買之，天神則化作一人於市中賣之，狀類如猪，持鐵鎖繫縛。臣問：此名何等？答曰：禍

母曰：賣幾錢。曰：千萬。臣便顧之。問曰：此何等食。曰：日食一升針。臣便家家發求針。如是人民兩兩三三相逢求針。使至諸郡縣擾亂。在所患毒無膠。臣白王。此禍母致使民亂男女失業。欲殺棄之。王言大善。便於城外刺不入。斫不傷。培不死。積薪燒之。身體赤如火。便走出。過里燒里。過市燒市。入城燒城。如是過國。遂擾亂人民飢餓。坐厭樂買禍所致。

(二二)昔有鸚鵡飛集他山中。山中百鳥畜獸轉相重愛。不相殘害。鸚鵡自念。雖爾不可久也。當歸耳。便去。却後數月。大山失火。四面皆然。鸚鵡遙見。便入水。以羽翅取水。飛上空中。以衣毛間水灑之。欲滅大火。如是往來。往來天神言。咄。鸚鵡。汝何以癡。千里之火。寧為汝兩翅水滅乎。鸚鵡曰。我由知而不滅也。我曾客是山中。山中百鳥畜獸皆仁善。悉為兄弟。我不忍見之耳。天神感其至意。則雨滅火也。

(二四)佛與比丘俱行。避入草中。阿難問佛。何因捨道行草中。佛言。前有賊。後三梵志當為賊所得。三人後來。見道邊有聚金。便止共取。令一人還聚中。市飯。一人取毒著飯中。殺二人。我當獨得金。二人復生意。見來便共殺之。已便食毒飯俱死。三各生惡意。展轉相殺如是也。

(二五)昔有四姓藏婦。不使人見。婦值青衣作地窟。與琢銀兒相通。夫後覺。婦言。我生不行。卿莫妄語。夫言。當將汝至神樹所。婦言。佳。持齋七日。入齋室。婦密語琢銀兒。汝當云何。汝詐作狂亂頭。於市逢人抱持牽引之。夫齋竟。便將婦出。婦言。我生不見市。卿將我過市。琢

銀兒便抱持臥地在所為。婦便哮呼其夫。何為使人抱持我。夫言。此狂人耳。夫婦俱到神所。叩頭言。生來不作惡。但為此狂所抱耳。婦則得活。夫默然而慚。婦人姦詐。乃當如是也。

(二六)昔有一女行適人。諸女共送於樓上。飲食相娛樂。橘子墮地。諸女共觀。誰敢下取得。橘來。當共為作飲食。當嫁女便下樓。見一童子已取橘去。女言。童子以橘相與。童子曰。汝臨嫁時。先至我許。我還橘。不爾不相與。女言。諾。童子便與橘。女得持還。眾人共作飲食。送女至夫所。女言。我有重誓。願先見童子。還為卿婦。夫便放去。出城逢賊。女向賊求哀。我有重誓。當解賊放去。適相逢。噉人鬼。女叩頭願乞解誓。鬼放去。到童子門。請前坐。童子不干為設飲食。以私金一餅送之。師曰。如是夫賊鬼童子四人皆善。雖爾意有所在。或有言夫勝者。為持婦急。言賊勝者。為持財物急。言鬼勝者。為持飲食急。言童子勝者。為謙謙也。

(二七)昔有婦人常曰。我無所亡。其子取母指環。擲去水中。已往問母。金環所在。母言。我無所亡。母後日。請日連阿那律。大迦葉飯時。當得魚。遣人於市買魚。歸治。於腹中得金環。母謂子。我無所亡。子大歡喜。往至佛所。問我母何因有此不亡之福。佛言。昔有一仙人。居北陰寒。至冬天。人人悉度山南。時有老獨母。貧窮不能行。獨止為眾。蓋藏器物。春人悉來還。母以物一。一悉付還其主。眾人皆歡喜。佛言。時獨母者。是汝母。前世護眾人物。故得是無所亡福耳。昔有四姓家子。為離越作小居處。則足自容。

復作經行處。後壽盡。上生忉利天上。得寶舍。周匝四千里。所欲自樂。歡喜持天華散。離越屋上。天言。我作小泥屋耳。乃得好殿舍。念恩。故來散華耳。

(二八)昔有三道人共相問。汝何因得道。曰。我於王國中。觀蒲萄大盛好。至晡時。人來折滅。取悉。敗狼藉在地。我見覺無常。緣是得道也。一人曰。我於水邊坐。見婦人搖手澡器。臂環更相叩。因緣合乃成聲。我緣是得道也。一人曰。我於蓮華水邊坐。見華盛好。至晡有數十乘車來。人馬於中浴。悉取華去。萬物無常。乃爾。我覺是得道也。

(二九)昔有梵志大高才。學問反駁論議。造立無端。彈易正要。引虛為實。牽物連喻。莫當之者。諸國遂師之。後到舍衛國。白曰。然火行。城中人問曰。何以故如是。曰。國冥無明。故然火也。國王大恥之。而懸鼓城門下。募求明人。有能折此人者。時有一沙門入國。問之。何以有此。答曰。王恥梵志所為。有明者。捶鼓。沙門舉足踰之。王聞大歡喜。則請沙門。梵志上殿飯食。沙門語王。善哉。是梵志智慧明達。真是道人。非奴非卒。非擔死人種。梵志默然無以答。伎樂同時作。便取梵志著糞箕中。掃迹驅逐出國。相傳告語也。

(三〇)昔有沙門飯已。滅除粧飾。面目。整頓衣被。闕視前後。阿難白佛言。此比丘非法。乃爾。佛言。適從女中來。餘態未盡。故耳。比丘則現羅漢道。般泥洹去也。

(三一)昔舍衛城外有家人。婦為清信女。戒行純具。佛自至門分衛。婦以飯著鉢中。却作禮。佛言。種一生十。種十生百。種百生千。如是生

萬生億得見諦道。其夫不信道德。默於後聽。佛咒願曰。瞿曇沙門言何若過甚哉。施一鉢飯。乃得爾所福。復見諦道。佛言。卿從何所來。答曰。從城中來。佛言。汝見尼拘類樹高幾許。答曰。高四十里。歲下數萬斛實。其核大如芥子。答曰。少少耳。佛言。一升乎。答曰。一核耳。佛言。汝語何若過乎。栽種一芥子。乃高四十里。歲下數十萬子。答曰。實爾。佛言。地者無知其報力爾。何況歡喜持一鉢飯上佛。其福不可稱量。夫婦心意開解。應時得須陀洹道也。

(三二)昔有沙門已得阿那含道。於山上煮草染衣。時有失牛者。遍求牛。見山上有火煙。便往視。見釜中悉牛骨。鉢化成牛頭。袈裟化成牛皮。人便以骨繫頭。徇行國中。眾人共見之。沙彌見日已中。捶棧椎不見師至。便入戶坐。思惟見師乃人所辱。則往頭面著足。言。何因如此。曰。久遠時罪也。沙彌言。可暫歸食。兩人則放神足俱去。沙彌未得道。常有恚未除。顧見清信士及國人。國人乃取我師如此。使龍雨沙石動此國。令之恐怖。念此適竟。四面雨沙。城塢屋室皆悉壞敗。師言。我宿命一世屠牛為業。故得此殃耳。汝何緣作此罪乎。汝去不須復與我相追。師曰。罪福如是可不慎矣。

修姦變。其婦與相隨而忽至此罪。為誰在邊者。便斬四臣右手。阿難問佛。何因。佛言。其夫前世作牧羊兒。婦為白羊母。其四臣前世作賊。見兒牧羊。便呼兒。俱舉右手指。令殺白羊母。與五人烹之。兒啼泣悲哀。殺羊食賊。如是展轉生死。今世共會。故畢其宿命罪也。

(三四)昔有大姓家富巨億。常好惠施。所求不違。後生一男。無有手足。形體似魚。名曰魚身。父母終亡。襲持家業。寢臥室內。又無見者。時有力士仰王厨食。恒懷飢乏。獨牽十六車樵。賣以自給。又常不供。詣此四姓求所不足。曰。累年仰王飲食。常不供足。恒抱飢餓。聞四姓資財巨億。故來乞。魚身請與相見。示其形體。力士退自思惟。力石乃爾。近不如無手足人。聯取其物。往到佛所。問其所疑。世或有豪尊如國王者。死無手足。殖富乃爾。近我筋幹國中無敵。而常抱餓。飲食不足。何緣如此。佛言。昔迦葉佛時。魚身與此王共飯。汝時貧窮。驅使助之。魚身具所當得。已與王行。而謂王言。今日有務不得俱行。廢此事。為斷我手足。無異故。時行者。今王是也。不行失言者。魚身是也。時貧窮佐助者。汝身是也。於是力士心意開悟。即作沙門。得阿羅漢道也。

舊雜譬喻經卷下

舊雜譬喻經卷上

(三五)佛為諸弟子說經。時有射獵人。擔弩及

吳天竺三藏康僧會譯

負十餘死鳥。過往觀佛。其意精銳。願聞說經。心欲聽受。佛則止不為說之。獵人退去。便言。若我作佛。必普遍為人說道。無所違逆。阿難問佛。此人撰情欲聽典教。何以逆之。佛言。此人是菩薩。立心深固。昔為國王。於眾姪女。意不平均。不見幸者。共鳩殺王。王生射獵家。諸姪女皆墮鳥獸中。今畢其罪。後又成就。若為說經。恐其意懼。墮羅漢道。故不為說耳。

(三六)昔佛寺中有金釜。以烹五味。供給道人。時有凡人入觀。見金釜欲盜取之。無所因。詐作沙門。被服入眾僧中。聞上座論經說諸罪福。生死證要。影響之報。不可得離之證。盜人心中開悟。懷慚悔。撰情專心。則見道迹。思惟所由。釜是我師。特先禮釜。繞之三匝。為眾沙門具自道說。夫覺悟各有所因。心專一者。莫不見諦也。

(三七)昔阿那律已得羅漢眾比丘中。顏容端正。有似女人。時獨行草中。有輕薄年少。見之謂是女人。邪性洩動。欲干犯之。知是男子。自視其形。變成女人。慚愧。鬱毒自放。深山遂不敢歸。經踰數年。其家妻子。生不知處。謂已死亡。悲號無寧。阿那律行分衛。往至其家。婦人涕泣。自說其夫不歸。乞福力使得生活。阿那律默然不應。心有哀念。乃至山中。求與相見。此人便悔過。自責其身。還成男子。遂得還歸。家室相見。凡得道人不可以惡向之。反受其殃也。

(三八)昔有比丘於空閑樹下。坐行道意。樹上有一獼猴。見比丘食。下住其邊。比丘以餘飯與之。獼猴得食。輒行取水。以給澡洗。如是連月。後日食忽忘。不留飯。獼猴不得食。大怒。取

比丘袈裟上樹悉裂敗之。比丘忿此畜生，以杖捶，誤中墮地，獼猴即死。數獼猴並來諫，謹共輿死。獼猴到佛寺中，比丘僧知必有以，則合會諸比丘，推問其意。此比丘具說其實，於是造教，自從今日，比丘每食皆當割省，留餘以施蠕動，不得盡之。檀越餽飯，由此為始也。

(三九)昔有鰲遭遇枯旱，湖澤乾竭，不能自致有食之地。時有大鵠集住其邊，鰲從求哀乞相濟度。鵠啄銜之，飛過都邑上，鰲不默聲，問此何等。如是不止，鵠便應之。之應口開，鰲乃墮地。人得屠裂食之。夫人愚頑無慮，不謹口舌，其譬如是也。昔有沙門，令兄人剃頭，剃頭已，頭面著地作禮，言願令我後世心意淨潔，智慧如道人。道人言：令卿得慧勝我。其人作禮而去。後命盡生忉利天上。天上壽盡，來下生大姓家，作子。後得作沙門，智慧得見道，道迹此至意所致也。

(四〇)昔有梵志國王，王欲出獵，令梵志止殿上。須我方還，乃出獵。追從逐禽獸，與臣下相失。到山谷中，與鬼相逢。鬼欲啖之。王曰：聽我言，朝來於城門中逢一道人，從我，我言止殿上待還，今乞暫還與此道人。物已當來，就卿受啖。鬼言：今欲啖汝。汝寧肯來還。王言：善哉。誠無信者，我當念此道人。耶。鬼則放王。王還宮，出物與道人。以國付太子。王還就鬼。鬼見王來，感其至誠，禮謝不敢食也。師曰：王以一誠全命濟國，何況賢者奉持五戒布施至意，其福無量也。

(四一)昔阿育王常好布施飯食沙門。令太子自斟酌供具。太子默悲言：我作王時，悉當殺諸道人。道人心知太子瞋悲，謂太子言：我不

久在世間，太子驚曰：道人明乃爾，知我心，意即反念。我作王時，當供養道人，勝我父。心遂和，則去惡就善。道人言：比卿作王時，我生天上。已。太子曰：聖哉。沙門後作國王，以五戒十善為國政，遂致隆平矣。

(四二)昔有四姓取兩婦，大婦日日以好飯供養沙門。沙門日往取飯，小婦患毒之。明日沙門復來，小婦則出取鉢，以不淨著鉢中。以飯置上，授還沙門。沙門持去於山中，適欲飯，見不淨，則澡洗鉢，後不敢復往。小婦口中及身體則俱臭。人見皆走避。後壽終墮沸屎地獄。如是展轉三惡道，數千萬歲，罪畢得為人。常思欲食大便，不得腹中絞痛。後為人婦，夜起盜食大便，如是數數。夫怪之，便往尋視，見婦食屎。此宿命行所致也。人有四難得成：一者塔，二者招提僧舍，三者飯比丘僧，四者出家作沙門。是四事以立其福無量。所以者何？三界時有耳，已得作人，復有財產，能拔慳貪之本。應時施惠，功業純立，是亦難得。誰能知此福者？唯佛耳。佛言：比丘不以飯食轉相呼為親道。唯以經法轉相教誡為親耳。比丘以飲食美味轉相貢獻，見世於比丘善名。後世無所應。於佛得惡論，何以故？外行家見比丘言：佛弟子但以美飯食好衣轉相施耳。誰教者是佛也。於佛得惡論，比丘以經戒道法轉相請，乃為大親厚耳。何以故？外行家見比丘言：佛弟子但以經戒道法轉相施耳。無他相與。於比丘現世得善名，後世得解脫。於佛有善論，何以言之。佛是比丘師，教弟子，但以經道，是故不

必以飯食為惠也。但以善言轉相施上耳。佛言：比丘當知足，何等為當知足。謂趣求一衣一食，常在經行念，不念外求，能止不亂意，是為知足。亦不當知足計。所謂經戒逮得四禪及四空定，須陀洹斯陀含，未可計知足也。如是為不當計足矣。

(四三)有比丘分衛道住，促迫卒失小便，行人見之，皆共譏笑。言佛弟子行步有法度，被服有威儀，而此比丘立住失小便，甚可笑也。時有外行尼捷種，見人譏笑此比丘，即自念言：我曹尼捷種裸身而行，都無問者。佛弟子住小便而人皆共笑之。如是者，我曹師為無法則，故人不笑耳。將獨佛弟子法清淨有禮儀，易為論議，故便自歸佛所。作沙門，即得須陀洹。比丘譬如師子，眾獸中王。人中師，所語當用法，行步坐起當有威儀，為入法則，不得自輕，自輕自毀，以辱先賢也。

天王釋及第一四天王，十五日三視天下，誰持戒者。見持戒者，天即歡喜。時以十五日天王釋在正殿坐處，自念言：天下若十五日三齋者，壽終可得吾位矣。邊諸天大驚言：但十五日三齋，乃得如釋處。有比丘已得阿羅漢，即知釋心念，白佛言：寧能審如釋語不。佛言：釋語不可信，為不諦說。何以故。十五日三齋，精進者可得度世，何為釋處。如是為不諦說，為未足信。誰能知齋福者。唯佛耳。

(四四)海中有大龍，龍欲雨閻浮利地，恐地無當此水者。龍意念：地無當我雨者，還自海中雨耳。佛慧弟子威德甚大，欲以施外行九十

六種道家恐無能堪者。是故佛弟子展轉自相惠耳。譬如龍自還雨海中也。

(四五)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少小不妻娶。無淫泆之情。處深山無人處。以茅為廬。蓬蒿為席。以水果蔬為食。不積財寶。國王娉之。不往。意靜處無為。於山中數千餘歲。日與禽獸相娛樂。有四獸。一名狐。二名獼猴。三者獼。四者兔。此四獸日於道人所聽經說戒。如是積久。食諸果蔬。皆悉訖盡。後道人意欲使徙去。此四獸大愁憂不樂。共議言。我曹各行求索。供養道人。獼猴去至他山中。取甘果來。以上道人願心。莫去。狐亦復行。化作人求食。得一囊飯。麩來。以上道人。可給一月糧。願止留。獼亦復入水。取大魚來。以上道人。給一月糧。願莫去也。兔自思念。我當用何等供養道人耶。自念當持身供養耳。便行取樵。以然火作炭。往白道人言。今我為兔。最小薄能。請入火中作炙。以身上道人。可給一日糧。兔便自投火中。火為不然。道人見兔感其仁義。傷哀之。則自止留。佛言。時梵志者。提和竭佛是。時兔者。我身是。獼猴者。舍利弗是。狐者。阿難是。獼者。目犍連是也。

(四六)昔有五道人俱行道。逢雨雪。過一神寺中宿。舍中有鬼神形像。國人吏民所奉事者。四人言。今夕大寒。可取是木人燒之用。炊一人言。此是人所事。不可取。便置不破。此室中鬼常啖人。自相與語。言正當啖彼一人。是一人畏我。餘四人惡。不可犯。其可止不敢破像者。夜聞鬼語。起呼伴。何不取破此像。用炊乎。便取燒之。啖人鬼便奔走。夫人學道常當堅

心意。不可怯弱。令鬼神得人便也。

(四七)昔有國王棄國行作沙門。於山中精思。草茅為屋。蓬蒿為席。自謂得志。大笑言。快哉。邊道人問之。卿快樂。今獨坐山中學道。將有何樂耶。沙門言。我作王時。所憂念多。或恐鄰王奪我國。恐人劫取我財物。或恐我為人所貪利。常畏臣下利我財寶。反逆無時。今我作沙門。人無貪利我者。快不可言。以是故言快耳。

(四八)昔有國王大好道德。常行繞塔。百匝未竟。邊國王來攻欲奪其國。傍臣大恐怖。即行白王言。有兵來至。唯大王置斯旋塔。還為權慮。以攘重寇。王言。聽使兵來。我終不止。心意如故。繞塔未竟。兵散罷去。夫人有一心定意。無所不消也。

(四九)昔有國王行常過佛。為作禮。不避泥雨。傍臣患之。自相與語。王作意。何以煩碎。乃爾。王耳聞之。王還宮。勅臣下行。求百獸頭。及人頭一枚來。臣下白王言。已具。王令於市賣之。皆售。人頭不售。臣下白言。賣百獸頭皆售。此人頭臭爛。初無買者。王語傍臣。汝曹不解耳。祕前者過佛所。為佛作禮。汝曹言。王意煩碎。欲知我頭者。如此死人頭。不潔淨。當以求福。可得上天。汝曹愚癡不知。反言煩乎。傍臣言。實如大王所說。叩頭謝過。臣等愚不及王。後復出。臣等皆下馬。為佛作禮。以王為法也。

邊人問之。汝已死。何為復用摩娑枯骨。神言。此是我故身。身不殺生。不盜竊。不他姪。兩舌惡罵。妄言綺語。不嫉妬。不瞋恚。不癡死。後得生天上。所願自然快樂無極。是故愛重之也。

(五二)昔外國有沙門。於山中行道。有鬼變化作無頭人。來到沙門前。報言。無頭痛之患。目所以視色。耳以聽聲。鼻以知香。口以受味。了無頭。何一快乎。鬼復沒去。復化無身。但有手足。沙門言。無身者。不知痛痒。無五藏。了不知病。何一快乎。鬼復沒去。更作無手足人。從一面車轉輪來至。沙門道人言。大快。無有手足。不能行。取他財物。何其快哉。鬼言。沙門守一心不動。鬼便化作端正男子。來頭面著道人足。言。道人持意堅。乃如是。今道人所學。但成不久。頭面著足。恭敬而去也。

(五三)昔沙門於山中行道。裏衣解墮地。便左右顧視。徐牽衣衣之。山神出謂道人。此間亦無人民。衣墮地。何為匍匐著衣。沙門言。山神見我。我亦復自見。上日月諸天。見我。於義不可身露。無有慙愧。非佛弟子也。

(五四)昔有六人為伴。俱墮地獄中。同在一釜中。皆欲說本罪。一人言沙。一人言那。三人言特。四人言涉。五人言姑。六人言陀羅。佛見之。笑。目犍連問佛。何以故笑。佛言。有六人為伴。俱墮地獄中。共在一釜中。各欲說本罪。湯沸涌躍。不能得再語。各一語便迴下。一人言沙者。世間六十億萬歲。在泥犁中。為一日。何時當竟。第二人言那者。無有期。亦不知何時當得脫。第三人言特者。咄咄當用治生。為。如是不能

自制意奪五家分供養三尊，愚貪無足今悔何益。四人言涉者，言治生亦不至誠，我財產屬他人，或為得苦痛。第五人言姑者，誰當保我從地獄中出，便不復犯道禁，得生天人樂者。第六人言陀羅者，是事上頭本不為心計，譬如御車失道入邪道，折車軸悔無所復及也。折羅漢譬喻抄七首。

(五)昔佛遣舍利弗西至維衛莊嚴刹土，問訊彼佛三事。佛身安隱不說法如常不受者，增進不舍利弗即承佛威神，往詣彼刹宣令如是。彼佛報言皆悉安隱。於時彼佛轉阿惟越致輪，為七住菩薩說法。舍利弗聞之，從彼刹還，姿色光明行步勝常。佛告舍利弗，汝到彼何故，步怡悅如是。舍利弗白佛言，譬如貧家飢凍之人，得大珍寶，如須彌山，寧歡喜不。佛言甚善。舍利弗言，我到彼刹，得聞彼佛說阿惟越致深奧之事，是以欣踊不能自勝。佛言善哉。如汝所言，佛語舍利弗，譬如長者大迦羅越，純以紫磨金摩尼珠為寶，內有掃除銅鐵鉛錫棄在於外，糞壤之中有貧賤者，喜得持歸言，我大得迦羅越寶，寧是長者珍妙寶，非。答言非也。佛語舍利弗，汝所聞得如是貧者，彼佛所說但十住事及在舉中清淨之者，汝所聞者不足言耳。舍利弗即愁毒，如言我謂得寶，反是鉛錫。舍利弗說是事時，無央數人皆發無上平等度意，無央數人得阿惟顏住也。

(五六)昔摩訶目捷連坐於樹下，自試道眼，見八千佛刹，意念自念言，如來所見尚不如我，作師子步行詣佛所，佛告目捷連，汝聲聞種，今者何

故作師子步，目捷連白佛，我自所見八方面八千佛刹，想佛所視，又不如我。故師子步，佛言善哉。目捷連所見廣大，乃爾。佛告目捷連，譬如燈明，比方摩尼，相去甚多。佛言，我眼所見十方，各如十恒沙刹，一沙為一佛刹，盡見其中所有一切，有從兜術天來入母腹中者，及有生者，有出家行學道者，有降伏魔者，有釋梵來勸助者，有轉法輪一切說法者，有欲般泥洹者，有已般泥洹燒舍利者，如是等輩不可計數。我持是眼，悉已見之。佛放眉間毫相之光，徹照上方，放身中光，遍照八隅，放足下光明洞照下方，各百千刹。應時十方諸刹六反震動，其大光明無所罣礙。時目捷連即於佛前見無央數千恒沙無邊刹，其中所有如佛前說。白佛言，佛屬所說十恒沙刹，今佛所現，乃爾所乎。佛語目捷連，用汝不信，故小說耳。今我所現如是之比，不可勝計。摩訶目捷連聞說是事，身即蹵地，如大山崩，舉聲大哭。我憶知佛有是功德，今方如此，寧令我身入大泥犁。右脇見者，過於百劫不取羅漢。目捷連便言，諸在會者，世尊說我神足第一，尚不足言，所作功德不及知此。何況未有所得者耶。發心所作當志如佛，莫得効我，化為敗種。一切會者，龍神人民，無央數千，皆發無上平等度意，發大道心者，即得阿惟越致，已得不退轉者，皆悉逮得阿惟顏住也。

(五七)昔有龍王名曰拔抵，威神廣遠，多所感動。志性急愎，數為暴虐，多合龍共為非法。風雨霹靂，電殺人民，鳥獸蠕動，積無央數。有尊羅漢萬人，自共議言，若殺一人墮地獄一劫，

百償死罪，猶故不畢。今者此龍殘害眾生，前後不訾，遂爾不休，轉恐難度，幸當共往諫止之耳。時佛知之，讚言善哉。汝等出家求無為道，欲救一切危厄之命，度有罪者，大快當爾。是為報恩。時諸羅漢自相謂言，不足乃使萬人俱行，於是各各更往，輒被厄害，不能自前。還相謂言，雖獨行不能降化，屈折此龍，使改為善，當更合會萬人功德，俱時共行。即都復往。龍放風雨雷電霹靂，萬人驚怖，不知所至。逆為所辱，頓伏來還。阿難白佛，此龍殘殺乃爾，所人及諸畜獸，其罪大多，已不可計。今復加電怖萬羅漢，雨其衣被，狀如溺人，其罪深大，叵復勝計。是時佛在耆闍崛山，與萬菩薩萬羅漢俱，往詣異山，到龍止所。龍便瞋恚，興暴雨濛濛雷電霹靂，其放一電，令辟方四十丈。若至地者，入地四尺，欲以害佛及菩薩僧。時電適下，住於空中，化成天花。佛放光明，廣有所照，諸在山中射獵行者，遭值雲雨，窈冥迷惑，不識東西。合萬餘人，皆尋光來，詣佛所住。龍復霹靂放下大石，方四十丈。若石至地者，陷入地中，當四十丈。石於佛上，與前華合化，成華蓋。小龍電石各方一丈，亦皆如是。前諸羅漢見龍災變，各懷恐怖，前依近佛，龍於雲間自見，電石化為花蓋，懸於虛空，而不下。至復自念言，我當以身堅自蟠結，令四十丈，欲以澎佛及眾僧上。即時自撲，無所能中。遍身毒痛，倒地甚久，舉頭開目仰視，見佛。我之所為，皆不如意，疑是尊妙，無上神人。於是小龍而皆自撲，無所動搖。龍王是時即便命

盡上生為天。諸餘小龍亦皆併命。得作天子。皆悉來下住於佛邊。佛告阿難。汝知是天所從生不。對曰。不及。佛言。屬者諸龍興惡意者。汝言罪大不可勝計。自撲在地發一善心。知佛為尊。命盡為天。此者是也。天聞佛言。及諸天子皆發無上平等度意。是時獵人諸在山中。來詣佛者皆自念言。此龍之罪尚得解脫。我之所害方之。此龍蓋亦無幾。欲發道意。心尚猶豫。佛告阿難。此萬羅漢欲度諸罪。力所不任。若無我者。為龍所制。不能度惡。還益其罪。欲度一切。當先禪定。思惟可度。然後乃行。汝等不能度者。恒薩阿竭能度不度。是時獵人聞說如是。皆發無上平等度意。天龍人民。其在會者。佛為說經。皆得阿惟越致。昔龍王拔抵與釋迦文佛共為婆羅門。拔抵弟子時有萬人。見釋迦文為人才猛。捨其師事。釋迦文拔抵懷恚罪。至為龍。佛德既成。多度一切。弟子萬人皆得羅漢。龍惡遂盛。廣欲為害。萬人愍傷。故欲往度。曾為師故。四道雖足。猶受其辱。若為菩薩。龍欲加惡。終不敢也。

(五八)昔有一國人民熾盛。男女大小廣為諸惡。性行剛愎。兇暴難化。佛將弟子到其隣國。五百羅漢心自貢高。摩訶目犍連前白佛言。我欲詣彼度諸人民。佛即聽之。往說經道言。當為善。若為眾諸惡。其罪難測。覆一國人皆共搗罵。不從其教。於是復還。舍利弗謂目犍連。欲教諸人。當以智慧。如更見毀。舍利弗白佛。我欲詣彼勸度人民。佛復聽往。為說教戒。復不從用。而被唾辱。摩訶迦葉及尊弟子合

五百人。以次遍往。不能度之。咸見輕毀。阿難白佛。彼國人惡。不受善教。多所折辱。辱一羅漢。其罪不訾。況乃違戾爾所人教。當獲重罪。虛空不容。佛言。此罪雖為深重。菩薩視之。靜為無罪。佛遣文殊師利往度脫之。即到其國。都讚歎言。賢者所為何乃快耶。詣其王所。皆面稱譽。各令大小人人聞知。言某勇健。某復仁孝。某有膽慧。隨其所在。應意嘆譽。皆歡喜。不能自勝。言此大人所說神妙。知我志操。何一快善。眾人各持金寶。香花散。菩薩上。咸持好疊。錦綵衣服。甘脆美味。飲食。餽饋。供奉。菩薩。皆發無上平等度意。文殊師利謂人民曰。汝供養我不如與我師。我師名佛。可往共供之。福倍無量。一切甚悅。隨文殊師利往詣佛所。佛為說經。應時即得阿惟越致。三千國土。為大震動。山林樹木皆讚言。嚩^囉文殊師利善度如是。佛告阿難。深大之罪。今為所在。五百羅漢。蹙地淚出。菩薩威神所化如是。何況如來。可復稱說耶。我為敗種。無益一切也。

(五九)昔佛坐樹下時。佛為無央數人說法。中有得須陀洹。有斯陀含。有阿那含。有得羅漢者。如是之等。不可計數。時佛面色無有精光。狀類如愁。阿難深知佛意。長跪白佛。禮侍佛八年。未曾見佛尊顏。無有光明。如今日也。有何變應。令佛如此。今日誰有失大行者。誰有為惡墮地獄者。誰有離遠本際者耶。佛告阿難。譬如商客。多持珍寶。及數千萬。遠行求利。道逢盜賊。亡失財寶。其身裸住。無以自活。寧愁憂不。阿難白佛。其愁甚劇。佛告阿難。我從

無數劫來。勤苦為道。欲救度一切人民。皆令得佛。我今已為自得作佛。而無一人作功德者。是以不樂。身色為變。阿難白佛。今佛弟子。有得羅漢。已過去者。今現在住。及當來者。不可計數。有得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亦爾。計云。何無因功德度者。佛告阿難。譬老公嫗。生十數女。當能典家成門戶。不。阿難言。不能也。佛言。雖有羅漢。無央數千。因我法生。猶非我子。會亦不能坐佛樹下。故。譬如生女。雖為眾多。行嫁適人。公嫗孤獨。我亦如是。時佛涕泣。墮三涕淚。三千世界。為大震動。無央數天龍神人民。皆發無上平等度意。應時佛面端正。悅好。無數光明。千億萬變。十方徹照。倍異於常。其見光者。無不蒙度。阿難白佛。何以重光神變。妙好。乃如是。佛告阿難。如老公嫗。祠天禱地。求索子姓。晚得生男。豎立門戶。豈不歡喜。而自勞賀。今諸一切。發摩訶衍意。是以踊躍。佛種不絕。故也。佛遣須摩提菩薩。上國六十億恒沙數刹。令詣彼國。取師子座。眾飲食具。如伸臂頃。還來到此。嚴莊師子高廣之座。請諸一切。無不會者。其發無上平等度意者。皆坐自然師子千葉金蓮華上座。有於七寶交露帳中。及於七寶樹下坐者。豎諸幢幡。七寶為柄。天錦為幡。天繒為花蓋。佛應時令大千國土。變為浴池。七寶蓮華。滿其中。生。佛自變身。現作菩薩。或復現形。如釋梵。四天王者。廣為大檀。供養一切。萬味飯食。其香廣聞。十方一切。其聞食香。皆發無上平等度意。香遍身。從毛孔出。展轉復聞。毛孔之香者。亦

發無上平等度意。十方無涯。剎剎為大震動。剎剎諸佛各遣左右尊菩薩來。賀釋迦文用一切人民多發菩薩之心故也。中有持紫磨金蓮花來者。有持摩尼寶蓮花來者。有將明月珠蓮花來者。各持雜尊寶蓮花共散佛上。佛之威神皆令所散合成花蓋。覆遍十方。無央數剎。花蓋光明。亦照諸剎幽冥之處。恒為明。泥犁。薜荔。禽獸六畜皆發大意。咸欲求佛。佛為一切會者說經。不可計菩薩皆得阿惟顏住。復不可計天人得無所從。生法忍。復不可計龍神人民得阿惟越致。復一切菩薩和薩皆發無上平等度意。

(六)昔有一人年少貧苦。行詣他國。得一甘果香美且大。世所希有。輒愛惜之。不敢說。嘗心念父母。欲以果與。即持果歸。還維耶離。時佛入城。與諸菩薩大弟子俱。詣長者家。就檀越請。佛適過去。人未至家。手持果投在佛處。從少及長。未曾聞佛。見佛足跡相輪如蓋。光色眾變。亦無缺減。便住足邊視之。無厭。心自僥倖。亡悲亡喜。地之行跡猶尚。乃爾。況此人身誠非世有。度是行人必當來還。我當擲置父母之分。待此人至。以果上之。佛未周旋。人坐跡旁。悲思淚出。道路行者來問此人。為持果坐此悲耶。答言。守此無極尊跡。待留神人冀其當還。欲以此果自歸上之。遲見光顏未得如願。自鄙薄。祜是故悲耳。行路問者。聚觀如雲。豈怪此人謂之狂癡。詎知行者還在何所。斯欲待之乎。佛到檀越長者家坐。眾僧澡訖。以次坐定。長者大小手下飯具。眾味遍設。

皆悉備足。佛遙達嚩。道中守跡持果。延竦欲上佛者。於是食訖。檀越自念。世尊達嚩屬不見及。即遙祝願。外持果者。將以所供。有不可乎。佛告阿難。長者供具。福往耳。所為雖廣。意有所冀。心懷四懼。志在滅度。外有年少手持甘果。一心無他。守我足跡。慈悲待我。思欲上果。用一切故。發大道意。是以在坐。並遙達嚩。長者念言。是人果施而無異饌。佛歎其德甚為高妙。我雖豪富。所設為豐。計意輕重。福為不如。願侍隨佛。往見此人。佛便起坐。到守跡人所。菩薩弟子長者居士。并餘眾輩。應時皆從。彼持果者。遙見佛往。身相眾好。光踰日月。即前迎佛。稽首作禮。因此果長跪上佛。即發無上平等度意。佛放光明。徹照無極。三千世界。為大震動。十方諸佛及諸菩薩。應時皆現。如鏡中像。不以遠近。無不見者。佛為受其果。轉施諸佛等。令一果周遍無極。十方諸佛及諸菩薩。各從袈裟。伸金光手。放千億炎。其一炎端。各各自然。有寶蓮花。珠交露帳。師子之座。上有坐佛及諸菩薩。皆持寶鉢。受得此果。各持一果。神變達嚩。釋迦文佛亦復如是。於此世界。照耀十方。虛空神天。一切充滿。八維上下。無空缺處。皆助歡喜。讚善稱嘆。三界諸菩薩。皆得應蒙。時上果者。得不起忍。佛授其決。後當作佛。號果尊王。無上正覺。所有國土。如阿彌陀剎。應聞世尊所別國土。自然清淨。得阿惟顏。長者居士。向道跡者。無數千人。不退轉地。大度其德如是也。

(六)昔佛往到第二忉利天上。為母說經。時

有一天壽命垂盡。有七事為應。一者項中光滅。二者頭上傅飾華萎。三者面色變。四者衣上有塵。五者腋下汗出。六者身形瘦。七者離本坐。即自思惟。壽終之後。當棄天座。七寶殿。館浴池園。果自然飲食眾伎女樂。更當下生於拘夷那竭國。疥癩母猪腹中作子。甚預愁憂。不知當作何等方便。得免此罪。有天語言。今佛在此。為母說經。佛為三世一切之救。唯佛能脫卿之罪耳。即到佛所。稽首作禮。未及發問。佛告天子。一切萬物皆歸無常。汝素所知。何為憂愁。天白佛言。雖知天福不可得久。恨離此座。當為疥癩母猪作豚。以是為毒。趣受他身。不敢為恐也。佛言。欲離豚身。當三自歸。言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如是日三。天從佛教。晨夜自歸。却後七日。天即壽盡。來下生於維耶離國。作長者子。在母胞胎日三。自歸。始生墮地。亦跪自歸。其母婉娠。又無惡露。母旁侍婢怖而棄走。母亦深怪。兒墮地語。謂之熒惑。意欲殺之。退自念言。我少子怪。若殺此兒。父必罪我。徐白長者。殺之不晚。母即收兒。往白長者。言產生一男。甫初墮地。長跪叉手。自歸三尊。闔門怪之。謂為熒惑。父言止止。此兒非凡。人生在世。行年百歲。或八九十。每尚不曉自歸三尊。況兒墮地。能稱南無佛。好養視之。慎無輕慢。兒遂長大。年向七歲。與其輩類於道邊。戲時。佛弟子舍利弗摩訶目犍連。適過兒旁。兒前禮足言。和南舍利弗摩訶目犍連。舍利弗摩訶目犍連。驚怪小兒能禮比丘。兒言道。

人不識我耶。佛於天上為母說經。我時為天當下作猪。從佛之教自歸得人。比丘即禪亦尋知之。即為祝願言。咨梨祇兒。語目連及舍利弗。願以我聲。因請世尊。諸菩薩僧。并及仁等。目連舍利弗。然受其言。兒便還歸白父母言。屬者遊戲。見佛二弟子過。即因請佛及四輩飯。願辦其甘脆。父母愛之。從其所言。異其年幼。開發大意。又奇所作操識宿命。為極珍妙。盡世名味。求具精細。過踰兒意。佛及眾僧各以功德作神足來。到兒舍飯。父母小大供養畢。訖行香澡水。如法皆了。佛為說經。父母及兒內外親屬。應時皆得阿惟越致。自歸之福。所度如是。況乃終年修道教乎。

雜譬喻經

No. 207

比丘道略集

雀離寺師將沙彌下喻 聖王生九百九十九子
喻 兄弟二人共為沙門喻 伎兒作種種伎喻
比丘被擯喻 目連與弟子下耆闍崛山喻
喜根喻 木師畫師喻 大迦葉婦因緣喻
兄好禪弟好多聞喻 羅云珠喻 龍昇天喻
於僧淨地大行喻 與貴人踢唾喻
佛與弟子入舍衛乞食喻 醫師治王病喻
惡雨喻 阿修羅因緣喻 王子入山喻
鹿林喻 尸利求多喻 從婆羅門乞食喻
田舍人喻 呪龍喻 石當道喻 蛇頭尾共諍喻
捕鳥師喻 五百力士為沙門喻 三堅要喻

賣酪自存喻 五百賈客入海求寶喻
劫盡燒因緣喻 貴人為比丘尼因緣喻
草木皆可為藥喻 屠兒喻 王好布施喻
龍藏水喻 聖王得輪因緣喻 梵王長壽喻

(一)昔雀離寺有一長老比丘得羅漢道。將一沙彌。時復來下入城遊觀。衣鉢大重。令沙彌擔。隨從其後。沙彌道中便作是念。人生世間無不受苦。欲免此苦。當與何等道。作是思惟。佛常讚歎菩薩。為勝我。今當發菩薩心。適作是念。其師即以知他心通。照其所念。語沙彌言。持衣鉢來。沙彌持衣鉢授與其師。師語沙彌。汝在前行。沙彌適在前行。復作是念。菩薩之道甚大勤苦。求頭與頭。求眼與眼。此事極難。非我所辦。不如早取羅漢。疾得離苦。師復知其所念。語沙彌言。汝擔衣鉢。還從我後。如是三反。沙彌怪愕。不知何意。前至所止處。又手白師。請問其意。其師答曰。汝於菩薩道三進故。我亦三反推汝在前。汝心三退故。推汝在後。所以爾者。發菩薩心。其功德勝滿三千世界。成就羅漢故也。

(二)昔有轉輪聖王。先生九百九十九子。皆悉成大端正。殊好聰明。點慧兼有身力。或有具二十八相者。或具三十相者。或具三十一相者。末後一子始入母胎。處于惡露不淨之間。時有八部大力鬼神。鼓樂絃歌。侍衛其母。王亦宣勅左右。令具供養種種嚴飾。參倍於常。時人白王曰。王先諸子。今皆成大智慧聰徹。身相殊妙。王心平然。未常欣慶。今此一子始處母胎。有何奇特。供給異常耶。時王答曰。吾大

子等雖才美過人。未有堪任登大位者。吾末後子。若生長大。必當堪任嗣大位也。時聖王者。喻如佛也。諸大子者。喻如下二乘也。末後處子。喻菩薩也。言菩薩雖雜塵垢。但能發大意者。必為諸佛所念。天龍鬼神皆興敬愛之也。

(三)昔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出家。俱為沙門。兄好持戒坐禪。一心求道。而不好布施。弟好布施修福。而喜破戒。釋迦文出世。其兄值佛出家修道。即得羅漢。而獨薄福。常患衣食不充。與諸伴等遊行乞食。常獨不飽。而還。其弟生象中。為象多力。能却怨敵。為國王所愛。以好金銀珍寶。瓔珞其身。封數百戶。邑供給此象。隨其所須。時兄比丘者。值世大儉。遊行乞食。七日不得。末後得少麤食。殆得存命。先知此象。是前世兄弟。便往詣象前。手捉象耳。而語之言。我與汝俱有罪也。象便思惟。比丘語。即得自識宿命。見前世因緣。象便愁憂。不復飲食。象子怖懼。便往白王。言象不復飲食。不知何意。王問象子。先有人犯此象不。象子答王言。無他異人。唯見一沙門來至象邊。須臾便去耳。王即遣人四出覓此沙門。有人於林樹間得。便攝此沙門。將詣王前。王問沙門言。至我象邊。何所道說。沙門答王言。無所多說。我直語象言。我與汝俱有罪耳。時沙門便向王具說前事。世因緣事。王意便悟。即放此沙門。令還所止。

(四)昔有伎兒作種種伎樂。從一富長者乞牛。長者了無與心。故語之言。汝能如是勤作伎樂。晝夜不息。滿一歲者。我當與汝牛。伎兒答言。能。復語主人。能聽不。長者亦言。能。於是伎

兒聞是歡喜，一心作樂，三日三夜未嘗休懈。長者厭聽已，即勅子弟牽牛與之。此喻行道作福者，不以劫數為遠，精勤彌篤，報至彌疾，不必皆經爾數劫也。

(五)昔有一比丘被擯，懊惱悲歎涕泣而行。道逢一鬼，此鬼犯法，亦為毘沙門天王所擯。時鬼問比丘言：汝有何事涕泣而行？比丘答曰：我犯僧事，眾僧所擯，一切檀越供養盡失，又惡名聲流布遠近，是故愁歎涕泣耳。鬼語比丘言：我能令汝滅惡名聲，大得供養，汝可便立我左肩上。我當擔汝虛空中行。人但見汝而不見我身。汝若大得供養，當先與我。彼鬼即時擔此比丘於先，被擯聚落上虛空中行。時聚落人見皆驚怪，謂其得道。轉相謂言：眾僧無狀，狂擯得道之人。時聚落人皆詣此寺呵責眾僧，即迎此比丘住於寺內。遂大得供養。此比丘隨所得衣食諸物，輒先與鬼，不違本要。此鬼異日復擔此比丘遊行空中。正值毘沙門天王官屬鬼見，司官甚大驚怖，捐棄比丘絕力而走。此比丘遂墮地而死，身首碎爛。此喻行者宜應自修所向，不應恃託豪勢，一旦傾覆與彼無異也。

(六)昔日連與諸弟子俱從耆闍崛山下到王舍城乞食。日連於道中仰視虛空，飄然而笑。其弟子問何因緣笑？日連答曰：卿欲知者，須還到佛所可更問也。於是乞食訖，還到佛所。其弟子更問日連，向所笑意。日連答曰：我見上虛空中有一餓鬼，身極長大，其狀醜惡，有七枚熱鐵丸從口中入，直下過去，既下過已，還從口入。

舉體火然，苦痛婉轉，絕倒復起，起復還倒，是故笑耳。非我獨見，佛亦見也。弟子問言：以何因緣受苦如是？日連答曰：汝自以是問佛世尊。其弟子即時白佛，問其因緣。時佛答言：此餓鬼者，前世曾為沙彌，時世極儉，以豆為食。沙彌者為眾僧行食，至其師前，偏多七菹豆，以是罪故受餓鬼身。苦毒如是。佛言：我亦常見，所以不說，恐人不信，得極大罪也。此喻佛說般若，若不信誹謗，其罪重於五逆受地獄極苦也。

(七)在昔過世無量塵數之劫，時有菩薩名曰喜根，於大眾中講摩訶衍文殊師利時，為凡人出家修道，專精苦行，行十二頭陀。福度一切，遇值講法，因而過聽。喜根菩薩說實相法，言姪怒癡與道不異，亦即是道，亦是涅槃。文殊爾時聞而不信，即便捨去。到喜根弟子家，為說惡露不淨之法。喜根弟子即時難曰：無所有者法之真也。諸法皆空，云何當有淨與不淨？頭陀比丘默然無對。含瞋心內，遂成憤結。時喜根弟子說七十偈讚實相法。頭陀比丘聞一偈瞋恚生一增，竟七十偈瞋恚七十增。說偈適竟地，即劈裂，無擇泥梨，於是悉現頭陀比丘即墮其中。過無量劫罪畢，乃出。然後乃知不信妙法，其罪重也。後為比丘專精學問，得大智慧，解空第一。此喻明佛說般若，不信誹謗，今雖有損後大益也。

(八)昔北天竺有一木師，大巧作一木女端正無雙，衣帶嚴飾，與世女無異。亦來亦去，亦能行酒看客，唯不能語耳。時南天竺有一畫師，亦善能畫。木師聞之，作好飲食，即請畫師。畫

師既至，便使木女行酒擎食。從旦至夜，畫師不知謂是真女，欲心極盛，念之不忘。時日以暮，木師入宿，亦留畫師令住止。以此木女立侍其側，便語客言：故留此女，可共宿也。主人已入木女立於燈邊，客即呼之，而女不來。客謂此女羞故不來，便前以手牽之。乃知是木，便自慚愧，心念口言：主人誑我，我當報之。於是畫師復作方便，即於壁上畫作己像，所著被服與身不異，以繩繫頸，狀似絞死。畫作蠅鳥，著其口啄，作已閉戶，自入床下。天明主人出，見戶未開，即向中觀，唯見壁上絞死客像。主人大怖，便謂實死，即破戶入，以刀斷繩於。是畫師從床下出。木師大羞，畫師即言：汝能誑我，我能誑汝。客主情畢不相負也。二人相謂：世人相誑惑，孰異於此？時彼二人信知誑惑，各捨所親愛，出家修道。

迦葉本生因緣事

(九)迦葉父者名曰尼俱律陀，摩竭國人也。出自婆羅門種，宿命福德，生世大富，其珍奇寶物於彼國第一。比國王財富十分少一耳。夫婦孤獨，乏無兒息。近在舍側，有大樹神。時彼夫婦為欲有兒，故求彼樹神。三生祭祠歲歲不絕。故其所求永無本末。其人遂忿，便急與之期，告樹神曰：我更盡心七日相事，若復無驗，當揃伐汝。棄都道頭，以火燒之。樹神聞其言，甚大驚怖，不知何方令得子息，即便上告息意天王。具以事情向天王說。息意天王即將樹神詣天帝釋，以其所告白天帝釋。釋即以天眼觀，欲界中未有堪任為彼子者。帝釋便

告梵天王，具以事情向梵王說。梵王即以天眼觀視其界，見一梵天臨當壽終，便告之曰：汝可下生閻浮提，為摩竭國尼俱律陀婆羅門作子。梵天對曰：婆羅門者多諸邪見，我若下生不能為其作子。梵王答曰：婆羅門宿時大德，欲界眾生無有堪任為作子者。汝若往生，吾當勅天帝釋令擁護汝，不使中道墮邪見也。梵天曰：諾。不違聖教。時天帝釋即還欲界，具以此意告勅樹神、樹神歡喜還告長者，勿憂勿懼，勿見瞋恨。却後七日必令有子。如其所言。七日已滿，其婦人便覺有娠。滿十月已其子乃生，軀身金色而有光明。相師占曰：此兒宿福有大威德，志力清遠不貪世務。若後出家必登聖道。父母聞之復大愁憂，恐兒長大棄吾出家，以何方便當制止之。復自思惟，欲界所重遂在美色，當為擇取端正好女以繫之耳。至年十五欲為娶婦，迦葉聞之甚大愁憂。語父母言：我志樂清淨不須婦也。迦葉辭至三，父母答如初。於時迦葉語父母言：我不用凡女人為婦也。若能得紫金色女端正無比，爾乃取之耳。所以然者，欲必令此事不可辦故也。於是其父母召諸婆羅門，令循行國中，其有女子身體金色，具足女相端正殊好，爾乃取之。於是諸婆羅門設權策，鑄作金女神，顏貌端正光色微妙，昇天像行從國至國，高聲大唱。諸有女人得見金女神禮拜供養者，後出嫁時當得好聲，體黃金色，顏貌殊妙，智慧無比。聚落國邑諸有女人聞此唱者，莫不虛心，皆出奉迎禮拜供養。唯有一女，軀體金

色端正殊好，獨處閑室不肯出迎。諸女諫曰：其有見金女神者皆得如願，汝何以獨不出迎？答曰：吾志閑淨不好餘願也。諸女復曰：雖無所願，暫共一觀當復何損？爾時諸女遂共此女出到金女神前。此女既到光色明淨，映奪金女神光，金不復現。於是諸婆羅門見已還報長者，具足廣說。於是長者即遣媒人，到其女家宣長者意。其女父母先亦聞迦葉名，敬承往意遂相然可。彼女聞之甚大愁憤，父母所逼事不獲已，遂便適長者家。既到與迦葉相見，二人相對志各凝潔，雖為夫婦了無恩情。其婦遂與迦葉結誓：我與君等各處異房，要不相觸。爾時夫婦各處一房，其父伺迦葉出時，密遣人壞去一房，唯令與婦共同一室。雖共同室而復異床，其父尋復遣人持一床去。於是夫婦雖共同床，其婦更與夫誓：我若眠時君當經行，君眠時我當經行。時其婦臥一臂垂地，有大毒蛇欲來嚙之。迦葉見已有慈愍心，持衣裹手舉著床上，尋時驚覺便大瞋怒，語迦葉言：我先有要如何相犯，迦葉報言：汝臂落地毒蛇欲嚙，是故相救，非故觸也。毒蛇故在邊住，指而示之。其婦乃悟。於是夫婦自相與議：我等何不出家修道？時夫婦二人遂辭父母俱共出家。山澤行道時有婆羅門將五百弟子亦住此山，見迦葉夫婦便生毀謗言：出家之法宜各貞潔，何有夫婦共相隨理？於時迦葉便捨其婦，以五百兩金買緞衲衣，別處一林。其婦即依止婆羅門求為弟子。婆羅門五百弟子見此女人形色端正日

日行姪，此女人不得自在，遂不能堪，便告其師。師便為之戒約弟子，令節其所欲。迦葉後值佛出世，聞法受化，即得羅漢。聞其本妻在梵志邊，便將來詣佛，佛為說法得羅漢，頭髮自落，法服在身，成比丘尼遊行教化。正值波斯匿王大會，諸比丘尼，便得入王宮裏教化諸夫人，皆令持一日齋。王暮還宮命諸夫人，皆云：持齋無肯來者。王便大瞋怒，語使人言：誰教諸夫人齋？使人答言：某甲比丘尼。王便呼來，令九十日代諸夫人受姪欲。此皆是昔之因緣，誓願所追還也。故使雖得羅漢不能相免。

（一〇）昔有兄弟二人出家學道，兄常念行禪，精專修道得羅漢果。六通清徹，其弟常念廣學多聞，好賣名聲，欲己自榮。其兄常曉喻弟言：人身難得，佛世難值，既得人身，宜曼時為弟。語兄言：須得廣學，具足三藏，堪任人師。爾乃行禪。兄復為弟廣宣非常之義，出息不反，便屬後世。弟故執其本意，不肯隨教。未久之間，弟得篤疾，良醫數十不能加救。醫知其必死，小捨去。弟便恐怖，自知當死，語其兄言：在昔愚短不用兄教，今將命終，知適何道。涕淚交流，向兄悔過。未久之間，其人命終，兄即入定觀其所趣。見處長者胎，彼長者家接近寺廟，兄便數詣此家，求作善知識，欲度其弟。故長者兒始年三歲，便持布施為作弟子。至四歲，乳母抱詣師所住寺。寺在山上，累石作道。乳母抱兒不堅，手落地，頭側石上，腦出而死。兒臨終時，便生惡念，恨其抱不堅，以致此禍。因起瞋恚，命終徑墮大地獄中。兄復入定觀之，見生

地獄於是慨歎此必了矣。地獄苦切難可度也。諸佛尚不能奈何。何況我乎。此喻人者。名聲不能修禪。後墮惡道。雖父兄之親不能救也。

(二)羅云珠者。舍利弗弟子也。本曾奪辟支佛食。以是罪故。生餓鬼中。無量劫受苦。畢餓鬼身生人中。五百世受飢餓罪。以末後身。值佛在世。出家學道。服三法衣。遊行乞食。無肯施者。或五日或七日不得。日連愍之。乞食持與。適墮鉢中。為大鳥搏去。舍利弗乞食施之。適入鉢中。變成泥土。大迦葉乞食施之。適持向口。口即時合。無有入處。佛以食施。以大悲力。故即得入口。氣味殊特。復以種種方便。兼為說法。時羅云珠聞上妙法。悲喜交集。一心思惟。得應真道。

(二二)有龍昇天降于大雨。雨落天宮。即成七寶。雨落人中。皆為潤澤。落餓鬼身上。變成大火。舉身燒然。俱是一雨。而所墮變異也。此二事明眾形無定質。隨罪福之所感也。

(二三)外國有住處。眾中有一道人。當眾僧淨地。大行。更有一道人。人性多瞋。便以舌舐之。用示眾人。雖欲彰人之罪。不知自惡其口。此明人好言他惡。其喻若是。唯知彰人之罪。不知自毀其行也。

(二四)外國小人事貴人。欲得其意。見貴人唾地。競來以足躪去之。有一人不大健勦。雖欲躪之初。不能得。後見貴人欲唾。始聚口時。便以足躪其口。貴人問言。汝欲反耶。何故躪吾口。小人答言。我是好意。不欲反也。貴人問言。汝若不反。何以至是。小人答言。貴人唾時。我常欲躪唾。唾纔出口。眾人恒奪。我前初不能

得。是故就口中蹋之也。此喻論議時。要須義出口。然後難也。若義在口。理未宣明。便興難者。喻若就口中蹋之也。

(二五)昔佛與諸弟子入舍衛城。欲乞食。道邊見有一坑。舉城污露。諸不淨物。悉在其中。見一老母猪。將諸豚子。共臥不淨坑中。時佛微笑。現四十齒。并出四牙。從四牙中。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周及十方。其光明還繞佛身三匝。從胸上入。諸佛之法。說地獄事。光從足下入。欲說畜生事。光從膊入。欲說餓鬼事。光從髀入。欲說人事。光從臍入。欲說諸天事。光從胸入。欲說聲聞事。光從口入。欲說緣覺事。光從眉間相入。欲說諸佛菩薩事。光從頂入。阿難見光從胸入。知佛欲說諸天事。即時長跪白佛。請問其意。佛語阿難。過去無數劫。有一長者。乏無兒息。唯有一女。端正殊妙。聰明辯慧。其女父母甚愛重之。女年既大。便說一偈。問其父母言。一切駛水流世間。苦樂事本從何處出。何時當休息。父母聞之。慶其奇雅。不知何言以答。此偈。其女欲解此義。而不蒙答。便大愁憂。不復飲食。父母見女愁憂。便大恐懼。即時為設大會。請諸婆羅門。及多智長老。眾人雲集。供設既畢。於眾會中。施一小床。女坐其上。還說前偈。以問眾人。眾人默然。無能答者。長者即以七寶盛滿一盤。而宣令曰。其有能答者。以此與之。時有一婆羅門。形體端正。而智慧甚少。貪其珍寶。便言我能答也。其女聞之。即說偈以問。婆羅門亦不解。此偈義之所歸。直言此事都無所有也。女即思惟。即得無

所有定。便自唱言。此真大師。益我不少。女後命終。上生無所有處。過四十劫。盡彼天壽。來生此間。爾時長者女者。此老母猪身是也。天福已盡。宿命罪至。於此世受猪形也。此女本說偈問時。若遇明師。即可得道。此女雖行禪定。無有智慧。定報既終。還墮惡道也。

(二六)昔有一大國王。身得重病。十二年不差。一切大醫。無能治者。時邊方小國。統屬大王。有一醫師。善能治病。王即召來。令治己病。未久之間。即蒙除降。王便念欲報此師恩。屢遣使者。宣令彼國。此師治王病差。應有大功。宜應賞賜。象馬車乘。牛羊田宅。青衣直人。嚴飾之具。皆給與之。彼小國王。奉宣上命。為設舍宅高堂。重閣。給其師婦衣。裳飲食珠環嚴具。及象馬牛羊。一切備足。師在王邊。無有語者。師便思惟。我治王病。大有功夫。未知王當報我與不。復經數日。王轉平復。其師請辭。欲還本國。王便聽之。給一羸馬。乘具亦弊。師大歎恨。我治王病。大有功夫。而王不識。恩分不相料理。令我空去。循道愁歎。以為永恨。適至本國。見有群象。問象子曰。此誰家象。象子答曰。此是某甲師象。復問象子曰。某甲師何從得此象。象子答曰。某甲師治大王病差。功報所得也。小復前行。見有群馬。問馬子曰。此誰家馬。馬子答曰。某甲師馬。小復前行。見有群牛羊。問群牛羊子曰。此誰家牛羊。羊子答曰。某甲師牛羊。小復前行。見其本舍高堂。重閣。殊異本宅。問門人曰。此是誰舍。門人答曰。此是某甲師舍。便入其閣。內見其婦。形色豐悅。身服寶衣。怪而問曰。

①法苑珠林卷第94便利部第4:又僧祇律云。大小行已不用水洗。而受用僧座具床褥得罪。又十誦律云。不洗大行處。不得坐臥僧臥具上得罪。大行即大便

此誰夫人直人答言。此是某甲師夫人。從見象馬及入舍內。皆知是治王病功報所得。便自追恨。本治王病功夫少也。喻福德也。福德留難。如王病也。醫師喻修福人也。治王病者。喻如行人能修福事也。王病差者。如福德已成也。王宣令賞賜象馬室宅者。言福積於此。報成於彼也。夫望速者。常患應遲也。如人少信。有時作福。便望朝夕報也。老病死至。便謂自然無善報也。得天中陰善。應具至。如彼醫師見象馬也。乘此中陰。既到天堂。受彼生陰。目見天堂種種嚴飾。乃知追恨。往昔不多作也。如彼醫師既見賞賜。恨其治病功夫少也。

(二七)外國時有惡雨。若墮江湖河井城池水中。人食此水。令人狂醉。七日乃解。時有國王多智。善相惡雨。雲起。王以知之。便蓋一井。令雨不入。時百官群臣。食惡雨水。舉朝皆狂。脫衣赤裸。泥土塗頭而坐。王廳上唯王一人。獨不狂也。服常所著衣。天冠瓔珞。坐于本床。一切群臣不自知狂。反謂王為大狂。何故所著獨爾。眾人皆相謂言。此非小事。思共宜之。王恐諸臣欲反。便自怖懾。語諸臣言。我有良藥。能愈此病。諸人小停待我服藥。須臾當出。王便入宮。脫所著服。以泥塗面。須臾還出。一切群臣見皆大喜。謂法應爾。不自知狂。七日之後。群臣醒悟。大自慚愧。各著衣冠而來朝會。王故如前赤裸而坐。諸臣皆驚怪而問言。王常多智。何故若是。王答臣言。我心常定。無變易也。以汝狂。故反謂我狂。以故若是。非實心也。如來亦如是。以眾生服無明水。一切常狂。

若聞大聖常說諸法。不生不滅。一相無相者。必謂大聖為狂言也。是故如來隨順眾生。現說諸法。是善是惡。是有為是無為也。

(二八)阿修羅前世時。曾為貧人。居近河邊。常渡河擔薪。時河水深流復駛疾。此人數數為水所漂。既亡所持。身又沒溺。隨流宛轉。急而得出。時有辟支佛。作沙門形。詣舍乞食。貧人歡喜。即施飯食。訖已。行澡水畢。置鉢虛中。飛行而去。貧人見之。因以發願。願我後生身。形長大。一切深水無過膝者。以是因緣。得極大身。四大海水不能過膝。立大海中。身過須彌。手據山頂。下觀忉利天。況佛無央數劫。積大誓願。法身滿虛。何足怪乎。

(二九)昔有一國王子。年始七歲。便入深山求學仙道。未曾知朝廷百官之任。後國王壽終。便無堪任為國王者。群臣共議。山中仙人。本是王子。兼修道德。以此為王。萬國有賴也。率土臣民。皆出詣山拜此仙。以為國王。乘以王輿。迎還本國。宣勅食官。妙饌盛味。以饗大王。王以食味可口。故其餘諸物。事事從厨士索之。群臣具皆笑。故謂王曰。百官之任。各有所主。厨官自主。食。衣。官自主。衣。兵。事。寶藏。各有所司。不可。以。食。美。故。責。備。一。人。也。此。喻。明。眾。經。各。自。有。所。明。不。可。責。備。於。一。經。也。彼。若。自。明。諸。法。實。相。阿。毘。曇。明。諸。法。有。各。各。相。異。勒。相。無。相。而。說。也。

(三〇)鹿林昔有五百群鹿。在此林中。有鹿王。一是菩薩。一是真鹿王。時有國王出城獵。見此群鹿。引兵圍之。彼二鹿王共設方計。俱詣人王。長跪白人王言。今在王界分受屠割。若

王一時併殺諸鹿。噉不時盡。或臭爛。意欲日送二鹿。以供王食。餘者次第當日日奉送。不敢有闕也。願王見聽。小得延命。此豈是非大王之恩耶。於是人王聽如所白。開圍放之。從此以後。彼二鹿王。自相料簡。遂為次第日送。二鹿詣王厨下。更數日後。有一妊身鹿。次應就死。彼鹿詣其王所。求待產竟。彼王報言。餘鹿次第未至。誰代汝者。彼鹿便詣菩薩王所。白菩薩言。我王不仁。不以理想。今來歸命。願為理之。菩薩鹿王。愍其如此。遂便自詣人王厨下。厨士白王言。鹿王自來詣厨。求代彼妊身之鹿。王乃怪之。希有語厨士言。將彼鹿王來。於是鹿王詣人王所。遂向王廣說其意。於是人王信心。遂生禽獸。猶尚修德。何況人乎。令一國之內。永不射獵。以此林野。長施群鹿。從是以來。遂以鹿林為名也。

(三一)昔有一居士。其婦妊身。請佛到舍供養。畢。欲令如來占其妻後生子。欲知男女。佛言。後當生男。端正殊好。及至長大。當於人中受天上樂。後當得羅漢道。居士聞之。心疑不信。後復請六師供養。復令占之。居士語六師言。前使瞿曇沙門占之。言後當生男。不知實為男不。六師言。當生女。彼六師等。憎疾佛法。苟欲相反。還自思惟。若彼生男者。彼居士便當棄我。奉事瞿曇。便作詭語。居士。君婦當生男。生男之後。方大凶禍。家室親屬。七世絕滅。以不吉故。我前詭言是女也。居士聞之。心用惶怖。不知所如。彼六師等。便語居士。欲得吉利。惟當除去之耳。六師便為居士婦按腹。按

腹欲令落之。按腹不止。居士婦遂命終。而兒不死。宿命福德故也。居士便棄其婦。著死人處。大積薪燒之。火焰既盛。佛便將諸弟子。就往觀之。居士婦身破壞。便見其兒在蓮花上坐。端正殊好。顏貌如雪。佛命耆域取此兒來。耆域即取來出。還本居士。居士遂便長育之。至年十六。才美過人。便廣設多美飲食。請彼六師。六師既坐。未久之間。便失笑。其人問何故笑也。六師便答。吾見五萬里有山。山下有水。有一獼猴落水。是故笑耳。此兒知其虛妄。便鉢中盛種種好羹。以飯覆上。使人擎與之。餘人鉢中下著飯。上著羹。諸人皆食。唯六師獨不食。主人問何故不食。六師答言。無羹云何食。主人言。君眼乃見五萬里獼猴落水。何不見飯下羹耶。於是六師大瞋。竟不食。而還徑向尸利求多廣說。其人姊與求多作婦。尸利求多聞之。亦瞋。告六師言。瞿曇是彼師。我為大師請來毀辱之也。是以作火坑毒飯也。此喻極廣。不能一一出故。略舉其要也。

(二二)昔有一道士造婆羅門家乞食。婆羅門使婦擎食食之。婦在前立。其婦端正。道士觀之心便生變。語婆羅門言。欲味過患出。婆羅門不解。便問言。何等欲味過患出。道士便抱其婦咽共鳴。嗚已。語婆羅門言。此是欲味。婆羅門大瞋。以杖打此道人一下。道人復語。此過是患。復欲重打。道人走到門外。復迴頭語婆羅門。此是出也。喻人不能玄解義味。要須指事然後悟之也。

(二三)昔有田舍人暫至都下。見被鞭持熱馬

屎塗背。問言。何故若是。其人答。令瘡易愈。而不作癩。田舍人密著心中。後歸家語其家人言。我至都下。大得智慧。後家人問言。得何等智慧。便呼奴言。持鞭來痛與我二百鞭。奴畏大家不敢違命。即痛與二百鞭。流血被背。語奴言。取熱馬屎來。為我塗之。可令易愈。而不作癩。語家人言。汝知之不。此是智慧。此喻下戒道人。本遇明師受戒。即得見他受戒。便捐棄本戒。更作白衣。以壞法身。喻受二百鞭流血被背也。方求更受如馬屎塗也。

(二四)外國有呪龍師。軍遲盛水。詣龍池邊。一心誦呪。此龍即時便見大火從池底起。舉池皆然。龍見火怖。出頭望山。復見大火燒諸山。澤仰視山頂空無住處。一切皆熱。逃身無地。唯見軍遲中水。可以避難。便滅其火。身作微小形入軍遲中。彼龍池者。喻欲界也。所望山澤。喻色界也。視山頂者。喻無色界也。呪龍師者。喻菩薩也。軍遲水者。喻涅槃也。彼呪術者。喻方便也。大火然者。喻現無常。龍大身者。喻憍慢也。作小形者。喻謙卑也。言菩薩示現劫燒。欲色洞然。無常大火。恐怖眾生。令除憍慢。謙卑下下。然後乃悉入涅槃也。

(二五)昔者外國從來久遠。曾有一石當人路側。時為車馬踐踏。小小損滅。彼世有人嫌其妨道。務欲除之。時即打壞。見有毒蛇從石中出。得風轉大。須臾之間。身滿閻浮提。閻浮提中眾生人物。一日之中。悉皆噉盡。然後乃死。此是惡報尚速疾如是。況之菩薩本為凡人。積功累德。動經塵數之劫。適從發意。便成佛

道。說法度人。而取泥洹。此之利疾。豈足怪乎。

(二六)昔有一蛇。頭尾自相與諍。頭語尾曰。我應為大。尾語頭曰。我亦應大。頭曰。我有耳能聽。有目能視。有口能食。行時最在前。是故可為大。汝無此術。不應為大。尾曰。我令汝去。故得去耳。若我以身遶木三匝。三日而不已。頭遂不得去。求食。飢餓垂死。頭語尾曰。汝可放之。聽汝為大。尾聞其言。即時放之。復語尾曰。汝既為大。聽汝在前。尾在前。未經數步。墮火坑而死。此喻僧中。或有聰明大德。上座能斷法律。下有小者不肯順從。上座力不能制。便語之言。欲爾隨意。事不成濟。俱墮非法。喻若彼蛇墜火坑也。

(二七)昔有捕鳥師張羅網於澤上。以鳥所食物著其中。眾鳥命侶競來食之。鳥師引其網。眾鳥盡墮網中。時有一鳥大而多力。身舉此網。與眾鳥俱飛而去。鳥師視影隨而逐之。有人謂鳥師曰。鳥飛虛空而汝步逐。何其愚哉。鳥師答曰。不如是。告彼鳥曰。暮要求栖宿。進趣不同。如是當墮。其人故逐不止。日以轉暮。仰觀眾鳥。翻飛爭競。或欲趣東。或欲趣西。或望長林。或欲赴淵。如是不已。須臾便墮。鳥師遂得次而殺之。捕鳥師者。如波旬也。張羅網者。如結使也。負網而飛。如人未離結使。欲求出要也。日暮而止。如人懈怠。心生不復進也。求栖不同者。如起六十二見。恒相反也。鳥墮地者。如人受邪報落地獄也。此明結使塵垢。是魔羅網也。

(二八)昔佛在世時。有五百力士。俱為沙門。共在一處坐禪誦經。有不善賊。盡奪諸沙門衣鉢。

蕩盡。唯有泥洹僧在。是賊去後。諸沙門輕著泥洹僧。俱詣佛所。具白此意。佛語諸沙門言。汝何不大喚。諸沙門答言。佛未聽是。故不敢喚。佛語諸比丘。汝若不敢喚者。賊當日剝汝衣。誰當能常給者。從今日後。聽汝見賊來時。大喚。捉杖搏石。恐怖令去。但莫至誠傷害之耳。人之所重者。身也。命也。財也。此三事皆不足惜。不可輕也。不足惜者。以其非常敗壞。無有堅固。愚惑惜之。以為我物。貪愛惜。起不善因緣。後墮惡道。故不足惜也。不可輕者。以有身故。遇值賢聖。擎跪曲拳。承迎禮拜。後得金剛寶身。不可毀壞。故曰不可輕也。命不足惜者。人為命故。殺生強盜姪姩。口犯四過。心生貪恚邪見。後墮地獄。故曰不足惜也。而亦不可輕者。以有命故。值遇聖賢。得聞法言。精義入神。盡壽修行。後得寶命。無量無窮。故曰亦不可輕也。財不足惜者。以財是五家之分。盜賊水火。懸官惡子。五家忽至。一旦便盡。故曰不足惜也。不可輕者。遇良福田。持用布施。種種供養。無所遺惜。後得寶財。四大藏。周窮濟乏。求得無盡。故曰不可輕也。夫修福德。皆當擬心。求成佛道。不應但索人天果報也。所以者何。譬如種穀。但求其實。實雖未熟。莖節枝葉自然已得。布施作福。亦復如是。發意擬儀。但求成佛泥洹之道。道雖未成。人天中樂。金輪聖主。帝釋梵王。自然並至。亦如種穀。不期莖節枝葉自然而得也。所以不應但求人天果報之樂者也。

(二九)昔者天竺有一住處。有十萬沙門。五萬餘人已得阿羅漢。六通清徹。諸漏已盡。餘有五

萬人。或有得下三道者。或未得者。有一長者欲求人天中福樂。自恣來詣塔廟。施設飯食。供養眾僧。時有一上坐得六神通。大阿羅漢也。其人極老。鬚白齒落。形體枯朽。於十萬人中。最為上首。為此長者。祝願畢。飲食已竟。行澡水訖。便語長者言。檀越。今施方得大罪。於時會中。未得道者。皆謂上座老。故出此狂言耳。上座答曰。其事實爾。非狂言也。眾人問言。此人種福云何得罪。上座答曰。汝等識其一。未識其二。此人種福。復受人天中樂。於受樂中。大生憍慢。自謂為足。不求解脫。覩佛不奉。見經不讀。見沙門無虔敬之心。放逸自恣。食福既盡。當墮惡道。無量阿僧祇劫。罪畢乃出。所以得種大罪者。因受世俗大報故也。若擬心聖道。而為此福者。後受報時。終無此報也。

(三〇)昔天竺國有二貧人。營生計儉。常賣酪自存。二人各頭戴酪瓶。詣市欲賣。時值天雨。道路泥滑。一人有智。自思惟言。今日泥雨。道路難行。我或傾倒。瓶破失盡。今並出酥。若我當倒。所失無幾。一人少智。全持詣市。中路泥滑。二人俱倒。一人愁憂。涕泣宛轉。臥地。一人都無愁色。亦不懊恨。有人問言。汝等二人。酪瓶俱破。所失亦等。彼此無異。何故一人獨愁。涕泣懊恨。一人靜然。都無恨色。一人答曰。我所持酪。都未出酥。今日瓶破。所失蕩盡。是以懊恨。不能自勝。一人答言。我所持酪。先已出酥。今瓶雖壞。所失無幾。是以坦然。無所恨也。瓶喻身也。酥喻財物也。有人慳貪。惜財物。貪求現利。不念非常。身瓶頓壞。財物失盡。喻

若彼人忘失酥酪。懊惱追恨。無所及。有人深信。後世果報。所有財物。並用惠施。身瓶雖壞。喪失無幾。亦如彼人。酪瓶雖壞。所失甚少。其心坦然。無所追恨。

(三一)昔有五百賈客。乘船入海。欲求珍寶。值摩竭魚出頭。張口欲食眾生。時日少風。而船去如箭。薩薄主語眾人言。船去太疾。可捨帆。下沈。輒如所言。捨帆下沈。船去轉駛。而不可止。薩薄主問樓上人言。汝見何等。我見上有兩日出。下有白山中。有黑山。薩薄主驚言。此是大魚。當奈何哉。我與汝等。今遭困厄。入此魚腹。無復活理。汝等各隨所事。一心求之。於是眾人各隨所奉。一心歸命。求脫此厄。所求愈篤。船去愈疾。須臾不止。當入魚口。於是薩薄主告諸人言。我有大神號。名為佛。汝等各捨本所奉。一心稱之。時五百人俱發大聲。稱南無佛。魚聞佛名。自思惟言。今日世間。乃復有佛。我當何忍傷害眾生。適思惟已。即便閉口。水皆倒流。轉遠魚口。五百賈人。一時得脫。此魚前身。曾為道人。以罪故。受此魚身。既聞佛名。聲尋憶宿命。是故思惟。善心即生。此明五百賈人。但一心念佛。暫稱名號。即得解脫。彌天之難。況復受持念佛三昧。重罪令薄。薄者令滅。如此之應。未足為多。

(三二)劫盡燒時。一切皆空。眾生福德。因緣力故。十方風至。風風相次。能持大水。水上有一千頭人。二千手足。名為違細。是人臍中生千葉金色蓮華。其光大明。如萬日俱照。華中有人。結加趺坐。此人復有無量光明。名為梵天。

王心生八子。八子生天地人民。是梵天王於諸婬瞋已盡無餘。以是故言。若有人修禪淨行。斷除婬欲。名為行梵道。佛轉法輪。或名梵輪。是梵天王坐蓮花上。是故諸佛隨世俗。故於寶蓮花上結加趺坐。說六波羅蜜。聞此法者。必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三三〕昔有一貴女人。面首端正。儀容挺特。出家修學。得應真道。於城外林樹間獨行。道逢一人。見此比丘尼。顏貌端正。意甚愛著。當前立而要之。口宣誓言。若不從我。不聽汝去。比丘尼便為說惡露不淨之法。頭眼手足有何可貪。彼士夫便語比丘尼言。我愛汝眼好。時彼比丘尼右手挑其一眼。示彼男子。血流于面。彼男子見之。欲意便息。比丘尼手捉一眼。還到佛所。以復眼本處。向佛具說。因是結戒。從是以來。不聽比丘尼城外住。及聚落外獨行也。

〔三四〕天下草木皆可為藥。直不善別者。故不知耳。昔有聖醫王名曰耆域。能和合藥草。作童子形。見者歡喜。眾病皆愈。或以一草治眾病。或以眾草治一病。天下之草。無有不任用者。天下之病。無有不能治者。耆域命終。天下藥草一時涕哭。俱發聲言。我皆可用治病。唯有耆域能明我耳。耆域死後。無復有人能明我者。後世人或能錯用。或增或減。令病不差。令舉世人皆謂我不神。思惟此以故涕哭耳。唯有一訶梨勒。別在一面。獨不涕哭。自言我眾病皆能治。服我者病皆當差。不服我者。自不差耳。不須人明。故不涕耳。耆域者。喻如佛也。眾藥草者。如諸法也。訶梨勒者。如非常也。言佛在世時。善用

法。能即以婬怒癡為藥。差人病也。及諸餘善法。隨宜而用。無常軌已。喻病者良醫耳。佛去世後。少有能善用諸法。應時而變者也。非常觀者。多所治也。亦能治婬。亦能治恚。亦能治癡。善用者。則去病。不善用者。無所傷。是故喻如訶梨勒也。其餘諸法。不易用也。用之者宜。必得其師。善用者。則病損。不善用者。則增病也。

〔三五〕昔有屠兒。詣阿闍世王所。求乞一願。王曰。汝求何願。答曰。王節會之際。宜須屠殺。願王見賜。我當盡為之。王曰。屠殺之事。人所不樂。汝何故願樂為之。答曰。我昔為貧人。因屠羊之肆。以自生活。由是之故。得生四天王上。盡彼天壽。來生人中。續復屠羊。命終之後。生第二天上。如是六反屠羊。因是事故。遍生六天中。受福無量。以是故。今從王乞。王曰。設如汝語。何以知之。答曰。我識宿命。王聞不信。謂是妄語。如此下賤之人。何能識宿命耶。後便問佛。佛答曰。實如所言。非妄語也。此人先世曾值辟支佛。見佛歡喜。至心諦觀。仰視其首。俯察其足。善心即生。緣是功德。得一一生六天上。下生人間。自識宿命。福德以熟。得故六反生天中。中也。罪未熟。故未便受也。畢此身。方當墮地獄。受屠羊之罪。地獄畢。當生羊中。一一償之也。此人識宿命淺。唯見六天中事。不及過去第七身故。便謂屠羊即是生天因也。如是。但是識宿命。非通非明也。

〔三六〕昔有一國王。深識罪福。信有果報。常好布施。不逆人意。名流四遠。無不聞知。時鄰境起兵。以襲其國。王自思惟。若我出戰。必傷害

寧自喪身。不枉百姓。彼軍已至。從城東門入。王便從西門出。單獨一身。逃奔林野。時有一婆羅門。從遠方來。路由林間。遇值此王。即時二人對相問訊。王問婆羅門。汝從何來。欲何所往。婆羅門曰。我聞某甲國王。志好布施。不逆人意。故從遠來。欲有所求。王即答言。君所言者。我身是也。婆羅門聞之。驚怪。即問王曰。王今如此。其故何耶。時王具以事情。向婆羅門說。婆羅門聞之。躡地絕死良久。王即扶起。以水灑之。然後乃蘇。王問之曰。何故若是。婆羅門言。我自昔貧窮。乏無財故。從遠來。欲乞財寶。如何。今日值王如此。故懊惱。不自堪勝。王即慰喻。婆羅門。汝莫愁憂。我當令汝大得財寶。彼異王者。雖得我。未獲我身。宣令遐裔。贈募甚重。汝便可縛我身。送詣王門。彼王歡喜。必重賞汝。於是婆羅門。即如其言。以草索繩。縛其兩手。送詣王門。門人見之。速入白王。王聞驚喜。即命令前門士。即將所攝王身。及婆羅門。詣王坐前。王問婆羅門。汝有何術。能致此人。婆羅門答。我無他術。此人本為王時。志好布施。故從遠來。欲有所乞。於林樹間。遇值相見。彼問我言。欲何所至。時我答言。欲至某甲國王所。彼答我言。某國王者。我身也。我聞是語。即時絕死了。不自覺。彼扶我起。以水灑之。復問我言。汝何故至此。我答言。宿世不施生世貧窮。故從遠來。欲乞財寶。本願不遂。故自懊惱耳。彼勞我言。勿生勒念。吾當以身給汝。所須。便語我言。汝可持繩。縛我兩臂。送詣王門。彼王自當賞賜。汝也。時王聞婆羅門語。即

便淚出避席下坐。語本王言。汝真人王我為賊也。於是攝其所領還歸本國。前王復位。令行如故。此明菩薩本為凡人。所行至德其事如是。若有書持經卷至心如是。天及惡人終不得便也。有二種賊。一者手力賊。二者方便賊。手力賊手自鑿壁。或作師子頭。或作蓮花形。入舍取物不盡持去。要少多留。欲令主人得生活也。欲使人稱此是好賊。還自變服。與諸人俱至失物家看。時彼眾人見賊鑿壁處。皆言此是巧賊。時有一方便賊。微梵志服亦在其中。便作是言。此非巧賊。用力多而得物少。云何為巧。要不用力而得物多。爾乃為巧。時手力賊密著心中。待眾人去。隨而問之。云何為方便賊。答言。汝欲知者。但隨我行。一月餘日。當使汝見。於是方便賊。便方便微梵志服。造一大富長者家。告長者言。我須少物。能與我者。不亦佳乎。時長者謂索一衣直。便即答言。當相給與。未得之間。續後重往言。君前許我者。意定可得。不長者答言。當令必得。如是至三。已便作文書詣官言之。言某甲長者負我十萬兩金。不欲還我。賊便取長者怨家。以為時人。時官錄其時人。并長者身。問時人言。實爾不。時人答言。實爾也。官遂令長者輸金。與此梵志。方便賊不用手力。而大得物。隨喜亦爾也。

也。此明水滸與龍智合故。所憑得處而不乾也。布施與般若合故。所置得處而不竭也。

(三八)轉輪聖王所以致金輪者。帝釋常勅四天王。一月六日。按行天下。伺人善惡。四天王及太子使者。見有大國王。以十善四等治天下。憂勤人物。心喻慈父。以是事白天帝釋。帝釋聞之。慶其能爾。便勅毘首羯磨。賜其金輪。毘首羯磨即出金輪。持付毘沙門天王。毘沙門天王持付飛行夜叉。飛行夜叉持來與大國王。毘沙門天王勅此夜叉。汝常為王持此金輪。當王頂上。畢其壽命。不得中捨。是夜叉常為持之。進止來去。隨聖王意。盡其壽命。然後還付毘沙門天王。毘沙門天王付毘首羯磨。毘首羯磨還內著寶藏中。

(三九)昔有大梵天王。名曰婆伽。宿命種長壽。因緣故。其壽經七十二。梵天人壽。終其壽。故不盡。因是壽。故便生邪見。自謂為常。復作是念。我得自在。從今以後。人無能得妄見我者。若我聽來。則見不聽。則止也。佛以神心。道眼。照察其心。與舍利弗。目連等四大弟子。俱陵虛而往。坐其頂上。舍利弗在右。目連在左。大迦葉在前。大迦梅延在後。告梵王曰。汝自以為常得自在者。吾今何得坐汝頂上。又問言。汝見何等事。自以為常得自在耶。梵王答言。我梵天中。次第有七十二人。壽盡。我故不盡。復有三大福德。天人壽終。我故不盡。以是因。故自謂為常。佛語梵王。我是一切智人。見汝始生時。亦見汝死時。及一切諸法。無有錯謬。汝莫癡惑。自以為常。此梵天王亦識宿命。欲臨成佛為

定知不。便語佛言。佛知我本何因緣得口壽命。佛語梵王。汝本曾作五通仙。口見有眾人乘船入海。暴風切起。波口滔天。以仙通力。救接眾人。持著岸上。令此諸人得免死厄。一因緣也。又汝曾為大國之臣。有一聚落。犯於王法。時王大怒。盡欲誅此聚落。汝時愍之。竭家財產。為作道地。令得全濟。二因緣也。以是二因緣。故得此長壽。却後復經三十六劫。汝壽當盡。梵天王聞佛語已。信心即生。一心思惟。即得阿那含道。此梵王以是因緣。故尚得壽命如是。況佛於無量阿僧祇劫。積大誓願。慈悲眾生。求頭與頭。求眼與眼。一切所求。盡能周給。身充虛空。未足為大塵。數劫壽未足為多。

佛說雜譬喻經

眾經撰雜譬喻卷上 比丘道畧集

No. 208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一)智者思惟財物不可久保。譬如失火之家。點慧之人。明識火勢。火未至時。急出財物。舍雖燒盡。財寶全在。更修屋宅。廣開利業。智人植福。勤修布施。亦復如是。知身危脆。財物無常。遇值福田。及時布施。亦如彼人。火中出物。後世受樂。亦如彼人。更修宅業。福利自慰。愚惑之人。但知惜念。忽忽營救。狂惑失智。不量火勢。猛風絕燄。土石俱焦。須臾之頃。蕩然滅盡。屋既不救。財物喪失。飢寒凍餓。憂苦畢世。慳惜之人。亦復如是。不知身命。無常須臾。回保。而便聚斂。守護愛惜。死來無期。忽然殞逝。

形如土木財物俱棄亦如愚人憂苦失計明慧之人乃能覺悟知身如幻財不可保萬物無常惟福可恃將人出苦可得成道

(二)菩薩布施不惜身命如昔尸毘王以身施鵠天帝釋故往試之知有菩薩志不釋語毘首羯磨天汝作鵠身我當作鷹逐汝汝便佯怖入王腋下俄毘首即自返身作鵠釋返身作鷹急飛逐鵠鵠直入王腋下舉身戰怖是時鷹住樹上語王言汝還我鵠此是我食非是汝有王言我初發意欲救一切眾生欲令度苦鷹言王度一切眾生我是一切眾生數何以獨不見愍而奪我食耶王答言汝須何食鷹言我作誓食新殺血肉菩薩言我作誓一切眾生來歸我者一心救護令不遭難汝須何食當相給與鷹言我所食者新殺血肉王即念言此亦難得自非殺生則無由得云何殺一與一思惟心定即呼人來持刀自割股肉與鷹鷹語王言唯以肉與我當以道理令肉與鵠輕重正等勿見欺也王言持秤來以肉對鵠鵠身轉重王肉轉輕王令割二股肉盡亦輕不足次割兩臍兩乳胸背舉身肉盡鵠身猶重是時王舉身欲上乃與鵠等鷹語王言大王此事難辦何用如此以鵠還我王言鵠來歸我終不與汝我前後喪身不少初不為法而有愛惜今欲求佛便扳稱上心定無悔諸天龍神一切人民皆共讚言為一小鵠酸毒乃爾是事希有地為大動毘首讚善大士真實不虛始是一切眾生福田釋及毘首還復天身即令王身還復如故求道如此乃可得佛

(三)昔有一人受使遠行獨宿空舍中夜有一鬼擔死人來著其前後有一鬼逐來瞋罵前鬼是死人是誰許汝何以擔來二鬼各捉一手諍之前鬼言此有人可問是死人是誰擔來是人思惟此二鬼力大若實語亦當死若妄語亦當死二俱不免何為妄語語言前鬼擔來後鬼大瞋捉手拔出著地前鬼取死人一臂補之即著如是兩腳頭脅皆被拔出以死人身安之如故於是二鬼共食所易人身拭口而去其人思惟我父母生我身眼見二鬼食盡今我此身盡是他身肉我今定有身耶為無身耶若以有者盡是他身若無者今現身如是思惟已其心迷悶譬如狂人明且尋路而去到前國者見有佛塔眾僧不可問餘事但問己身為有為無諸比丘問汝是何人答言亦不自知是人非人即為眾僧廣說上事諸比丘言此人自知無我易可得度而語之言汝身從本已來恒自無我非適今也但此四大合故計為我身即度為道斷諸煩惱即得羅漢道是為能計無我虛得道不遠

(四)持戒之人無事不得破戒之人一切皆失譬如有人常供養天其人貧窮四方乞求供養經十二年求索富貴人心既志天愍此人自現其身而問之曰汝求何等我求富貴欲令心之所願一切皆得天與一器名曰德瓶而語之言君所願者悉從此瓶出其人得以隨意所欲無不得得如意已具作好舍象馬車乘七寶具足供給賓客事事無乏客問之言汝先貧窮今日云何得如此富答言我得天瓶天瓶中出此種種物故富如是客言出瓶見視其所出物即為出瓶瓶中引出種種諸物其人驕逸捉瓶起舞執之不固失手破瓶一切諸物俱時滅去持戒之人種種妙樂無願不得若人毀戒驕逸自恣亦如彼人破瓶失物是以欲天樂及涅槃樂當堅持禁戒莫破所受戒若破所受戒永墜三塗受苦乃無復出期夫人欲求報應常當修習善心相續不絕若命終時能却諸惡受善果報所以然者若不先習善心設命終時欲令心善卒不從意譬如西方有一國王素無馬減損國藏四出推求買五百匹馬以防外敵足以安國養馬既久國中無事王便思惟五百匹馬食用不少飼養煩勞無益國事便勅所典掩眼令磨可得自食不損國藏馬磨既久習於旋迴忽然鄰國興兵入境王便約勅被馬具莊勇將乘騎如戰鬪法鞭馬向陣欲直前入諸馬得鞭盡旋迴走無向敵意鄰賊見之知無所能即便直前大破王軍以是故知欲求善果報臨命終時心馬不亂則得隨意往不可不先調直心馬若不先調直心馬者死賊卒至心馬盤迴終不如意猶如王馬不能破賊保全其國是以行人善心不可不常在於胸中

(五)貧窮之人割轆身口持用布施其福無量譬如往昔國王設會諸佛及僧種種供養時有一貧窮老母都無所有常仰乞索以自活命聞王請佛設會心生歡喜意欲勸助自惟無物正有少豆欲勸助而門人不聽前於是佛見其善心即以神力令此大豆遍墮眾食

器之中。王見此豆即瞋厨兵。何以使食中有此豆耶。佛語王言。非厨兵過也。乃是外貧窮老母所施。聞王設會無以勸助。持此少豆勸助於王。是以食中有此豆耳。佛語大王。此老母所施雖微。得福良多於大王。王言。何得多種種餽餽供養而得福少。此老母以少許物布施。返得福多。佛語王言。王雖種種供養盡出百姓。於王無損。此老母貧窮正有少許豆。盡持勸助。是故得多。王得福少。佛為王種種說法。王及老母皆得道跡。是以修福種德。惟在至心。達解法相。何憂不果。

(六)昔有一婆羅門居家貧窮。正有一牝牛。犂乳日得一斗。以自供活。聞說十五日飯。諸眾僧沙門得大福德。便止不復犂牛。停至一月。并取望得三斛。持用供養諸沙門。至滿月便大請諸沙門。至舍皆坐。時婆羅門即入犂牛乳。正得一斗。雖久不犂乳而不多。諸人呵罵言。汝癡人云何。日日不犂。乃至一月也。而望得多。今世人亦如是。有財物時。不能隨多少布施。停積久後。須多乃作。無常水火。及以身命。須與難保。若當不遇。一朝蕩盡。虛無所獲。財物危身。猶如毒蛇。無得貪著。譬如昔日佛遊波斯匿王國中。見地有伏藏。滿中寶物。佛語阿難。汝見是毒蛇不。阿難言。已見。時有人隨佛後行。聞此語。試往看之。見有好寶。嫌佛此語。謂為虛綺。此實是寶。而言為毒蛇。其人即時私將家人大小。取此寶物。其家大富。有人向王言之。此人隨得寶藏。而不輸官。王即收繫。責其寶物。即時輸盡。王故不信。更多方拷治之。痛毒備

至而復不首。王大怒欲誅其七世。載出欲殺。王遣人微伺。為何道說。即言佛語至誠。實是毒蛇。而我不信。今為毒蛇所由。知當何云。若為毒蛇所殺。正可及身。而今乃及七世。實如所語。使者具上事。向王陳說。王聞此語。即喚令還。語其人言。佛是大功德人。而汝能憶佛往語。王大歡喜。還其寶物。放之令去。緣念佛語。故得免死難。是以佛語不可不志心念之。

(七)持戒之人。寧失身命。不違佛教。譬如往日有賈客乘船入海。時有一人欲至他國。傍載至於中流。值遇惡風。吹破船舫。諸賈客取所依用。以自濟。時下座道人得一板木。上座語言。佛說法恭敬上座。汝與我板來。不畏犯戒也。下座道人聞是語。已便自思惟。何者為重。護戒為重。思惟是已。我寧當慎護佛教而死。即以板木獻上座。下座便沒海水中。水神見道人持戒。如是不違佛教。將是道人至於岸上。因此道人至誠持戒。故一船賈客皆得不死。水神讚道人言。汝真是持戒之人也。以是證故。寧持戒而死。不犯戒而生。是以戒德可恃。能濟生死苦。

(八)一切眾生貪著世樂。不慮無常。不以大患為苦。譬如昔有一人。遭事應死。繫在牢獄。恐死而逃走。國法若有死囚。踰獄走者。即放狂象。令蹈殺。於是放狂象。令逐此罪囚。囚見象欲至。走入墟井中。下有一大毒龍。張口向上。復四毒蛇。在井四邊。有一草根。此囚怖畏。一心急。捉此草根。復有兩白鼠。嚙此草根。時井上有一大樹。樹中有蜜。一日之中。有一滴蜜。墮此人口中。其人得此一滴。但憶此蜜。不復

憶種種眾苦。便不復欲出此井。是故聖人借以為喻。獄者三界囚眾生。狂象者無常。井眾生宅也。下毒龍者地獄也。四毒蛇者四大也。草根者人命根也。白鼠者日月也。日月尅食人命。日日損減。無有暫住。然眾生貪著世樂。不思大患。是故行者當觀無常。以離眾苦。

(九)昔有慳貪長者。佛欲度之。先遣舍利弗為說。布施之福。種種功德。長者慳貪。都無施意。見日欲中。語舍利弗。汝何不去。我無食與汝。舍利弗知不可化。即還佛所。佛復遣目連。神足返化。而為說法。長者復言。汝欲得我物。故作此幻術。目連知其不可化。即還佛所。於是佛必破其慳貪。自造其家。長者見佛自來。為作禮。將佛入座。佛方便種種說法。語長者言。汝能行五大施。長者白佛。我小施。猶尚不能。況復大施。長者白佛。云何五大施。佛言。五大施者。不得殺生。汝能作不。長者思惟。不殺生者。乃不用我財物。又無所損。即白佛言。我能。以是次第為說。乃至不飲酒。皆言能作。於是佛即為長者種種說法。五戒義。若能持此五戒。便為作五大施。竟即大歡喜。欲以一張不好。鬻施佛。即入庫求。無不好者。便以一張而奉施佛。庫中餘鬻。盡相隨來。至於佛前。佛知長者。施心不定。語長者言。天帝釋與阿修羅共鬪。心不定。故三返不如。後以定心。故大破阿修羅軍。長者聞已。知佛大聖。深知人意。信心清淨。佛為說法。即得須陀洹道。明日。魔知其心。即化作佛欲來壞之。而至其家。長者以未得他心智。故不知是魔。歡喜迎之。善來

將入座。魔佛語長者言：我昨日所說者，盡非是佛語。汝速捨之。長者聞此語已，甚大怪之。形雖是佛而所說者非。如師子皮被驢，雖形似獅子而心是驢。長者不信。魔知其心正，還復其身言：我故來試汝，而汝心不可轉。是故經言：見諦之人尚不信佛語。何況餘道。以深察理故，是故佛弟子要解深理。魔說佛說悉皆能知，是故義不可不學，施不可不修。

(一〇)行者求道不得貪著好美色。若貪破人功德之本，譬如昔有一阿羅漢，常入龍宮食為龍說法。食已出於龍宮，持鉢授與沙彌，令洗鉢中殘數粒飯。沙彌噉之大香甚美，便作方便入師繩床下，兩手捉繩床脚。至時與繩床俱入龍宮。龍曰：此未得道何以將來。師言不覺不知沙彌得飯食，又見龍女身體端正香妙無比，心大貪著，即作誓願：我當奪此龍處居其宮。龍言：後更莫復將此沙彌來。沙彌還已一心布施持戒，專求所願。早作龍身，是時遶寺足下水出，自知必得作龍。徑至師本所入處大池水邊，以袈裟覆頭而入水中。即死返為大龍。福德大故，即殺彼彼王，舉池盡赤。未爾之前，諸師眾僧皆呵罵之。沙彌言：我心已定，諸相已出，將諸眾僧就池見之。以是因緣，故不當貪著好香美色，喪失善根，見墮惡道。

(一一)昔有天人食福欲盡，七證自知。一者頭上華萎，二者頸中光滅，三者形身損瘦，四者腋下汗出，五者蠅來著身，六者塵土空衣，七者自然去離本座。自知福盡，下生世間貧窮家，與疥癩母猪作子，愁憂不樂。更有一天人

來問：汝何以不樂？答曰：吾壽將終，下生為疥癩母猪作子，是故愁耳。彼天曰：釋迦文佛在忉利天宮為母說法，當往歸依。比丘僧可得免苦，便往詣佛所，志心歸命。七日之後，壽盡，來生世間大長者家，母妊娠後恒聞三歸聲。至十月滿，乃生。墮地長跪，叉手歸命。佛法僧，其母驚謂是不祥，便欲殺之。思惟言：長者之子不可便爾，罪我不少。即往白長者，具說此意。長者言：人生居世不知歸命三尊，而生此兒，纔生已知三尊，將是神人好養之。勿怪也。此兒之福才聰特異，父母愛重。至年五歲，與同輩道邊戲。時舍利弗目連過，前為作禮。舍利弗曰：未見小兒作禮如此。兒白道人：不相識耶？舍利弗即入定，觀其本相，乃知是彼天人。便長跪詣舍利弗目連，願尊為請佛及僧。明日造鄙舍食，即便許之。兒歸白父母言：向請舍利弗目連，願世尊明日屈意飯食。父母歡喜，即為竭財上饌食具。明日佛將諸大眾往到其家。兒及父母迎佛作禮。佛即就座。行水下食，須臾已訖。佛為說法，父母及兒皆得無所從來法忍。百千天人發無上正真道意。經言：能竭慈可謂如此矣。

(一二)昔有放牛人在大澤中，見有金色華光明善好，自即生念：佛去此不遠，當取供養。即採華數斛重擔而去。未至道中，為牛所舐殺。心存佛故，即生第二忉利天上。所受宮殿廣博嚴好，宮出四邊。陸生金色華光明徹照。諸天之法，適生天上先觀宿命，却食天福。時彼天人自觀宿命，具見採華為牛所殺，歡喜歎曰：佛無量

福祚，未及設供報已，巍巍況恒修德者，便復取其宮邊華，并持種種餘供養具，欲遵本願。諸天見其取華，皆往問之。汝方來受福，當五欲自樂，而採華為天子報言：吾為人時，欲詣佛以華供養，竟不果願，尚得來生此。況得作者，今所以取華，欲遵本願，增將來福。爾時諸天皆生善心，有八萬四千天子俱共來下，作天伎樂。天花天香種種供養，諸塔寺中未見佛，復有上座得道比丘而為說法。諸天聞法心皆歡喜，增諸功德。遂得見佛，鼓樂絃歌散眾名華，種種供養佛及眾僧。佛為說清淨妙法，其人及八萬四千諸天皆得法眼淨。此天子之與八萬諸天，皆昔日善知識。今相發起一時得道。

(一三)昔有外國有一大長者大富，惟有一子愛重無比。後日得病大困，治之不瘥，遂到無常。臨命終時，一心念佛。佛現形其前，心安意定，便得生天。父母念子愁惱，便欲自殺，不能自解。因以火燒取其骨著銀瓶中。至月十五日，便施百味飲食，持著其前，舉聲悲哭宛轉臥地。天子在上見其所為，自念我不現化意終不解。即下作小兒，年八九歲，在道邊放牛。牛卒死臥地。小兒便行取草著死牛口，舉以杖打牛，呼言起食。父母大小見小兒所為，便共笑之。前問言：卿誰家子，何癡乃爾？牛今已死，舉草著口，寧有食期，而反笑言：我牛今雖死，頭口故在，舉草不食。況君兒死來已久矣，加火燒之，唯少焦骨在地，以百味食著前，而加啼哭，寧得食之不也？其父意即開解，問兒卿是何人。兒言：我是長者兒。今蒙佛恩得生

天上見父母悲惱太甚，故來相化耳。父意解大歡喜，無復愁憂。天子忽爾不現，父母歸家，即大布施，奉持禁戒，讀經行道，得須陀洹果。

(二四)昔無數世時，有一佛圖，中有沙門數千餘人，止住其中，遣諸沙彌數百人行分衛，供給眾僧。日輸米一斛，師便兼課一偈。有一沙彌時過市中，行且誦經。時肆上有賢者，見沙彌行誦禮而問曰：「道人行何所說？」答曰：「分衛給僧，兼誦一偈。」賢者又問：「若無事，可誦幾偈？」答曰：「可得十餘偈。」又問：「分衛幾日？」曰：「九十日。」當輸九十斛米。賢者謂誦道人，但還安意誦經。我當相代出米。沙彌大喜，賢者與米九十斛。還報師已，便閑讀經。經三月，通千四百偈。啟師誦經已訖，要當詣檀越家試之。師即聽詣賢者所報曰：「蒙君重惠，得安誦經。今經已止，故來說之。」沙彌誦文句流利，無有躓礙。賢者歡喜稽首為禮，願我來世聰睿博達，多聞不忘。因此福願，世所生明識強記。及到佛出世，現為弟子，名曰阿難。常侍世尊，特獨辯通博聞第一。師曰：「時賢者今阿難是。夫勸助學者，志求願功德不虛，緣是福報隨願而得如是也。」須彌山南有一大樹，高四千里，諸鉢叉鳥棲宿其上。樹常不動，有小鳥形類鷓鴣，住止其上。樹即振搖，鉢叉鳥語樹神言：「無知我身將重而初不動，小鳥未宿，反更振動。樹神言：此鳥雖小，從大海底來，純食金剛。金剛為物，所墮之處，無不破壞。所以大怖，不能自安。經以為喻。若有凡人解深經一句，口誦心念，身中三毒四魔八萬垢門，皆不能自安。何

況博採眾法為世橋梁者也。

(一五)佛語目連，汝對欲至，目連言：我有神力，超蹈須彌山，對若東來，我便向西。若北來，我當趣南。那得我耶？佛語目連：「罪福自然，不可得避。遠飛不息，乃墮山中。時有車輻老公，目連正墮其前，形狀似鬼。老公謂是惡物，舉車輻打之，即折其身。目連被痛甚，羞懊惱，盡忘本識。佛哀念之，授其威神。爾乃得自思惟，還復本形。是研車輻老公，目連前世時父。目連與父諍，目連意中念言：「搗殺此公，骨折快也。是以得此罪殃。慎莫作不孝之罪。是以人生處世，不可不慎心口，而孝養父母也。」

(一六)昔有沙門行草間，有大蛇言：和尚道人，道人驚左右視之。蛇言：道人莫恐，莫怖。願為我說經，令我脫此罪身。蛇曰：道人聞有阿耨達王，不答曰：聞蛇曰：我是也。道人言：阿耨達王立佛塔寺，供養功德巍巍，當生天上。何緣乃爾也？蛇言：我臨命終時，邊人持扇墮我面上，令我瞋恚，受是蛇身。道人即為說經，一心樂聽，不食七日，命過生天。却後數月，持花散佛。眾人怪之，在虛空曰：我阿耨達王。蒙道人恩，聞法得生天上。今來奉花報佛恩耳。是以臨命之人，傍側侍衛者，不可不護病者心也。

(一七)外國有一人治生，進金銀數千斤，意甚重之。欲藏著地中，恐螻蛄蟲鼠而侵盜之。欲藏著草澤中，復恐狐狸野獸取之。復不信家室中外兄弟妻子，便著懷中出入行來，恒恐失之。時長齋之月，四輩弟子盡詣塔寺燒香散花。此人觀視具見如是，復見塔寺前有一

大鉢，四輩弟子繞塔持金銀錢物投之。鉢中其人問曰：何以投寶著此鉢中耶？道人答曰：此名布施。二名牢固藏。三名不知腐朽。其人思惟：真實如是人言，稱吾所求。便持金銀盡投鉢中。道人為呪願，又說牢固者，水不能沒，火不能燒，盜賊怨家不能侵害。投之寶藏，不知腐壞。當來獲報百千萬倍。故名布施。其人意解歡喜無量。即於塔前得須陀洹道。是以志心作福功不唐捐，自致得道。

(一八)昔雀離寺有一長老比丘，得阿羅漢道，將一沙彌，時復來下，入城遊觀。衣鉢大重，令沙彌擔。隨其後，沙彌於道中便作是念：「人生世間，無不受苦，欲免此苦，當與何等道？」作是思惟，佛常讚歎菩薩為勝。我今當發菩薩心。適作是念，其師即以它心智通照其所念。語沙彌言：「持衣鉢來。」沙彌便持衣鉢授與其師。師語沙彌：「汝在前行。」沙彌適在前行，復作是念：「菩薩之道甚大，勤苦求頭，與頭求眼，與眼此事極難，非我所辦。不如早取羅漢疾得離苦。」師復知其所念，語沙彌言：「汝擔衣鉢，還隨我後。」如是三返。沙彌怪愕，不知何意。前至所止處，又手白師，請問其意。師答曰：「汝於菩薩道三進故，我亦三返推汝在前。汝心三退故，推汝在後。所以爾者，發菩薩心，其功德勝滿三千世界。成阿羅漢者，不可為喻也。」

(一九)昔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出家，俱為沙門。兄好持戒坐禪，一心求道，而不好布施。弟好布施修福，而喜破戒。釋迦出世，其兄值佛出家修道，即得阿羅漢。而獨薄福，常患衣食不充。

與諸伴等遊行乞食，常獨不飽而還。其弟生象中，為象多力能却怨敵，為國王所愛，以好金銀珍寶瓔珞其身，封數百戶，邑供給此象。隨其所須，兄比丘者，值世大儉，遊行乞食七日不得，末後得少麤食，殆得存命。先知此象是前世兄弟，便往詣象前，手捉象耳而語之，言：「我與汝俱有罪耶？」象便思惟比丘語，即得自識宿命，見前世因緣，象便愁憂不復飲食。象子怖懼，往白王言：「象不復飲食，不知何意？」王問象子：「先無人犯象不？」象子答王言：「無他異人，惟見一沙門來至象邊，須臾便去耳。」王即遣人四出覓此沙門，有人於林中樹間得便，便攝此沙門將詣王前。王問沙門言：「至我象邊何所道說？」沙門答王言：「無所多說，我直語象，言我與汝俱有罪耳。」時沙門便向王具說前世因緣事。王意便悟，即放此沙門，令還所止，是以修福之家，戒施兼行，莫偏執而功德不備也。

(二〇)昔有一比丘被擯，懊惱悲歎啼泣而行。道逢一鬼，此鬼犯法亦為毘沙門天王所擯。時鬼問比丘言：「汝有何事啼泣而行？」比丘答言：「犯僧事，眾僧所擯，一切檀越供養失盡，又惡名聲流布遠近，是故愁歎啼泣耳。」鬼語比丘言：「我能令汝滅惡名聲，大得供養，汝便可立我左肩上。」我當擔汝虛空中，行人但見汝而不見我身。汝若大得供養，當先與我，彼鬼即時擔比丘於先，被擯聚落上虛空中。行時聚落人見皆驚怪，謂其得道。轉相謂言：「眾僧無狀，枉擯得道人。」時聚落人皆詣此寺，訶責眾僧，即送比丘住於寺內，遂大得供養。此比丘隨所得衣

食諸物，輒先與鬼，不違本要。此鬼異日復擔此比丘遊行空中，正值毘沙門天王官屬，鬼見伺官甚大驚怖，擲棄比丘絕力而走。此比丘遂墮地而死，身首碎爛。此喻行者宜應自修，所向無疑，恃託豪勢，一旦傾覆，與彼無異也。

(二一)昔日連與弟子俱從耆闍崛山下，到王舍城乞食。目連於道中仰視虛空，悵然而歎。其弟子問何因緣歎，目連答曰：「卿欲知者，須還到佛所，可便問也。」於是乞食訖，還到佛所。其弟子便問向所歎事，目連答曰：「我見上虛空中有一餓鬼，身極長大，其狀醜惡，有七枚熱鐵丸從口中入，直下過，既下過已，還從口中舉身燒然，苦痛宛轉，絕倒更起，起復還倒，是故歎耳。非我獨見，佛亦見之。」弟子問言：「何因緣受苦如是？」目連答曰：「汝自以是問佛世尊，其弟子即時白佛，問其因緣。」時佛答言：「此餓鬼者，前世曾為沙彌，時世極儉，以豆為食。沙彌者為眾僧行食，至其師前，偏多七枚豆，以是罪故，受餓鬼身，苦毒如是。佛言：我亦常見，所以不說，恐人不得極重罪也。此喻世間少豆，偏為師故，而不自入，其罪猶爾。況當佛說般若，而不生信，返更誹謗，其罪重於五逆，受地獄苦，極重不可稱數也。」

(二二)昔有一居士其婦妊娠，請佛到舍供養。畢，欲令如來占其婦後生子，欲知男女。佛言：「後當生男，端正姝好，及至長大，當於人中受天上樂。」後當得羅漢道，居士聞之心疑不信。後復請六師供養，復使占之。居士語六師言：「前使瞿曇沙門占之，言後當生男，實是男

不。六師答言：「當生女。」彼六師等憎嫉佛法，苟欲相反，還自思惟言：「若彼生男，居士當棄我，奉事瞿曇，便作詭語。」語居士言：「汝婦當生男，生男之後，方大凶禍，家室親屬七世絕滅，以不吉故。」我先詭言是女也。居士聞之心大惶怖，不知所以。彼六師等便語居士：「欲得吉利，唯當除去之。」六師便為居士婦按腹，欲令墮兒，反害其母。居士婦遂便命終，而兒不死，宿命福德故也。居士便棄其婦，著死人處，大積薪燒之。火炎既盛，佛便將諸弟子往就觀之。居士婦身始破壞，便見其兒在蓮華上坐，端正姝好，顏貌如雪。佛令耆域取此兒來，耆域入火抱兒來出，還本居士，遂便養育。至年十六，才美過人，便廣設多美飲食，請彼六師。六師既坐，未久之間，便失笑。其人問何故笑也。六師答言：「吾見五萬里有山，山下有水，有獼猴落水中，是以笑耳。」此兒知其虛妄，便鉢中盛種種好羹，以飯覆上，使人擊與之。餘人鉢中下著飯上著羹，諸人皆食。唯六師獨瞋不食。主人問何故不食，六師答言：「無羹云何食？」主人言：「君眼乃見五萬里獼猴落水，何不見飯下羹耶？」於是六師大瞋，竟不食而還。居士及兒因是止不奉事，歸命佛法僧，佛為種種說法，遂得道果。此喻極多，略記明真偽如是。

眾經撰雜譬喻卷上

比丘道畧集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二三)外國有一呪龍師。澡罐盛水。詣龍池邊。一心讀咒。此龍即時便見大火從池底起。舉池皆然。龍見火怖出頭望山。復見大火燒諸山澤。仰視山頭空無住處。一切皆熱。安身無地。唯見澡罐中水可以避難。便滅其大身作微小形入澡罐水中。彼龍池者喻欲界也。所望山澤喻色界也。視山頂者喻無色界也。呪龍師者喻菩薩也。澡罐水者喻泥洹也。術者喻方便也。大火燃者喻現無常也。龍大身者喻憍慢也。作小形者喻謙卑也。言菩薩示現劫燒。欲色同然。無常大火恐怖眾生。令除憍慢。謙卑下下。然後乃悉入涅槃也。

(二四)昔捕鳥師張羅網於澤上。以鳥所食物著其中。眾鳥命侶競來食之。鳥師引網眾鳥盡墮網中。時有一鳥大而多力。身舉此網與眾俱飛而去。鳥師見影隨而逐之。有人謂鳥師曰。鳥飛虛空而汝步逐。何其愚哉。鳥師答曰。不如來告。彼鳥日暮要求栖宿。進趣不同。如是當墮。其人故逐不止。日已轉暮。仰觀眾鳥翻飛。諍競。或欲趣東。或欲趣西。或望長林。或欲赴澗。諍競不止。須臾便墮。鳥師還得次而殺之。捕鳥師者如波旬也。張羅網者如結使也。負網而飛。如人未離結使欲求出要也。日暮而止。如人懈怠心不復進也。求棲不同者。如起六十二見互相反也。鳥墮地者。如人受邪報落地獄也。此明結使塵垢其魔網也。是以結使覆人猶如羅網。在二塗中好善善護身口。莫令放逸。在此網中也。三惡道苦生死長遠不可堪處。(二五)昔有賈客五百。乘船入海欲求珍寶。值

摩竭大魚。出頭張口欲食眾生。時日風利而船去如箭。商主語眾人言。船去大疾。可捨帆下汎之。輒如所言。捨帆下汎。船去輒疾而不可止。商主問船上人言。汝見何等。答曰。我見上有兩日出。日下有白山。中間有黑山。商主驚言。此是大魚。當奈何哉。我與汝等今遭困厄。入此魚腹無復活理。汝等各隨所事。一心求救。於是眾人各隨所事。一心歸命。求脫此厄。所求愈篤。船去愈疾。須臾不止。當入魚口。於是商主告諸人言。我有大神號名為佛。汝等各捨所舉。一心稱之。時五百人俱發大聲。稱南無佛。魚聞佛名自思惟言。今日世間乃復有佛。我當何忍復害眾生。適思惟已即便閉口。水即倒流。轉遠魚口。五百賈人一時脫難。此魚前身曾為道人。以微罪故受此魚形。既聞佛聲。尋憶宿命。是故思惟善心即生。此明五百賈人但一心念佛。暫稱名號即得解脫。彌天之難。況復受持念佛三昧。令重罪得薄。薄者令滅。足以為驗也。

(二六)昔有屠兒詣阿闍世王所。乞求一願。王曰。汝求何願。答曰。節會之際。宜須屠殺。王見賜。我當盡為之。王曰。屠殺之事。人所不樂。汝何故樂求之。答曰。我昔為貧人。因屠羊之肆。以自生活。由是之故。得生四天王上。盡彼天壽。來生人中。續復屠羊。命終之後。生第二天上。如是六反屠羊。因是事故。遍生六天中。受福無量。以是故。今從王乞一願。王曰。設如汝語。何以知之。答曰。我識宿命。王聞不信。謂是妄語。如此下賤之人。何能識宿命耶。後便問

佛。佛答曰。實如其言。非妄語也。此人先世曾值辟支佛。見佛歡喜。至心諦觀。仰視其首。俯察其足。善心即生。緣是功德。故得生六天。人間六返。自識宿命。以福熟。故得人天六返。罪未熟。故未得受苦。畢此身。方當入地獄受屠羊之罪。地獄罪畢。當生羊中。一一償之。此人識宿命淺。唯見六天中事。不及過去第七身故。便謂屠羊即是生天因也。如是但識宿命。非通非明也。是以修功德者。必發願。勿便孟浪。使果報不明。此可為驗矣。

(二七)阿難白佛。佛生王家。坐於樹下。念道六年。得佛。如是為易得耳。佛告阿難。昔有長者。居甚大富。眾寶備具。唯無赤真珠。以為不足。便將人入海採珠。經歷險阻。乃到寶處。刺身出血。油囊裹之。懸著海底。珠蛤聞血。香啖食之。乃得出蚌。剖蚌出珠。採之三年。方得一珮。發還到海邊。同伴見其得好寶。欲共圖之。俱行取水。眾人推著井中。覆之而去。墮在井底。久。其人見有師子從傍穴來飲水。其人復惶怖。師子去後。尋孔而出。還到本土。其伴歸到家。呼曰。卿得吾一珮。無人知。兼欲見害。卿可密盡相還。吾終不言卿也。其人怖懽盡還其珠。珠主得已持還。家有兩兒。著珠共戲。共相問曰。此珠出生何處。一兒曰。生我囊中。一兒曰。生室甕中。父見笑之。婦曰。何笑。答曰。吾取此珠。勤苦乃爾。小兒依我得之。不識本末。謂生甕中。佛告阿難。汝但見我成佛。不知我從無數劫學之勤苦。至今乃得。謂之為易。如彼嬰兒。謂珠生囊中矣。是以修諸萬行。積功累